



繪園第五目錄

釋異

隆菩薩

西域聖僧

慧廣大師

夜臺和尚

大智禪師

海潮寺病僧

南山和尚

徧融國師

花子觀音



淡薄若松

幻空法師

峨眉山異僧

響佛和尚

西天竺比丘

紫栢禪師

雲棲大師

有門法師

震溟尊宿

心光長老

僧如榮

僧如清

僧廣槐

僧廣如

三塔寺渙翁夫婦

永倉錢氏子

京師婦人

陳道民

李倪兩木匠

錢貞奴

台州營卒

千善菩薩

西裏僧

雙宗

繆居士

裴花庵長老

張織工

繪園第五目錄終

繪園第五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釋異

隆菩薩

隆菩薩者即永隆禪師也。洪武中出家長洲尹山之崇福禪寺。初為寺僧。逍遙放縱。似顛似痴。不為同流所重。一日火焚其殿。禪師忽謂眾曰。早晚錢唐江上當有大木容過。將往募為。眾皆笑之。諷其負襍而去。至則果有江石大商。王友諒。巨木千章。蔽江而下矣。禪師遂從之。乞木友諒不允。俄傾之間。颶風暴作。樹

筏縱橫諸木起空中自相鬪擊墮折江濱漂流四散
友諒計無所出急向空中叩頭請止因懸賞格以募
能歸木者禪師立江岸呼曰汝肯悔過發歡喜心我
當歸之友諒乃許捐其半以助修寺語訖而江濤頓
息木亦漸還舊處鉤連如故觀者始知禪師是非常
人頂禮而拜友諒語禪師曰吾木甚鉅易捨而難致
奈何禪師曰莫憂但許捨足矣木自安隱至也友諒
遂分所捨之木置臥一處但見其木次第沒于江心
若有鬼神牽絙之者不曉所謂禪師還寺亟命集僧
齊來昇木乃用巨綆汲向井中先後逐根挽出適符
其半之數遠近神之争共施捨寺遂重興其後洪武

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南京者三千餘人禪
師與焉中有冒請度牒者忤犯龍顏上怒悉命加
戮禪師乞焚身以救免衆僧上允其議勅中官武
士衛其龕而出既至雨華臺下禪師出龕望闕拜辭
仍入龕中題偈一首又拈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
授之中官告曰煩語陛下遇旱請以此香禱雨于是
端坐瞑目口吐三昧火出自焚其身一時士女作禮
悲哀見白雀數羣舞于龕頂上乃赦三千僧不誅
時方大旱即命以禪師所遺瓣香送天禧寺中禱雨
雨大降上歎曰此真永隆雨也因製落魄僧詩以
嘉之至今吳人稱禪師為隆菩薩取木之井猶在方

犬內 二廟御碑巋然尚存而王友諒之聞孫世為木商住天寧州上不替其業

西域聖僧

飯的達者西域聖僧也。洪武中來朝闕下馬足所踐地湧金蓮。高皇帝竒待之時的達與陳人張宇皆侍從焉。帝令二人較術謂宇曰朕聞西域某國有玉龍可取試為朕設壇召將取之真人遂受詔作法的達止求盂水置前結跏趺坐而已約以三時返命俄踰六日不至。帝心已懈命罷之宇皇恐無地于是奏言的達破其術。帝大笑復謂的達曰上人既能禁之亦能解之乎的達曰此最易事呼侍者取盂

水瀉于地有頃諸神至矣以次入見對云取得玉龍行抵流沙忽見洪濤漲至遂迷失道六日後水退始得渡而玉龍竟沉于沙中矣所在矣。帝不悅的達便從懷內探出玉龍以獻。帝駭以為神賞賚無數。

慧廣大師

慧廣大師俗姓姚氏名謙義常州無錫人也年三十後師披剃出家法名真緣遍參名山老宿歷一十六年得念佛三昧萬曆戊戌夏四月師東游渡江卓錫明州之阿育王寺親覩舍利光中現釋迦文佛法身師遂誓焚身以報佛恩即後寺中普請眾僧求施新藁人與一束壘而為柵告眾僧曰二十五日是吾捨

身之期也。至日師取香油塗身，結跏趺坐于柴棚之上。端然不動，合掌而誦佛號。足下火然，俄成灰烬。大眾咸見有五色祥光，自師頂門上起，光中現出菩薩金身，其長可二尺許，晃然四照，燭地亘天。頃之映雲而滅。于是道俗士庶，填滿谿谷，兩淚悲啼，讚歎頂禮。屠小儀隆親見其事，作傳示余。至不及遇勝緣矣。

夜臺和尚

夜臺和尚，不知氏族，鄉土何出。嘗居五臺山獅子窟，帶索藍縷，幾不蔽身。每夜赤脚持木魚誦佛號，遍東西南北中央諸臺山。虎羣擁而至，五色龍伏于鉢中。號夜臺和尚焉。亦嘗游吳越間，姑蘇華亭，踪跡殆徧。

常以鑲琅璫鏤其頂，曳之于市上行，重數百斤。蜿蜒里許，其去如飛。人以其落拓無恭敬之心，或有施一錢兩錢者，或有施餅與之食。畢，人家收其食器，竟有異香，疑之為神。忽去忽來，不知夜臺所在。萬曆辛亥年，乘船經孟河口。于時秋濤甚壯，曉霧初消。夜臺忽謂同舟客伴曰：吾將歸矣。大眾聽取，遂翻身撲入江心。端坐浪花中，數十里，揮手謝衆。久之，與海潮俱沒矣。客伴大驚，躡踊悲號，合掌作禮。比及舉頭，又見夜臺履空而去。有慶雲承其足，冉冉向西。移時乃滅。即知聖賢之混俗，龍蛇難辨。豈所謂阿羅漢游戲神通，得大自在者乎。

大智禪師

禪師名真融，法號大智。湖廣麻城人也。貌黑而寢，頗類蓑衣真人。自伏牛五臺峨眉九華諸大道場，咸勸飯僧之所。至萬曆八年，復過南海，卓錫于補陀。之後茶山塢中，峰名光熙，地名千步沙。初時止結小草庵，不甚廣，壘土為兩禪床，一以坐臥，一以棲挂。裕僧壁間供觀佛^音画像，一軸長明燈一殘而已。遠近道俗共相瞻仰，風瓢露笠，至者如雲。常見禪師著破衲頭，荷鋤刈草，慕其苦行，無不傾心。朝野聞之，爭共喜捨。航粟錫而至者，絡繹海上。五六年間，遂建成大叢林，淨室殿堂，窮極土木。莊嚴煥曜，金碧琳琅。郡守吳安國

改庵額曰海潮寺。三十四年，今上遣御馬太監党禮，賜所建寺額，以護國鎮海為名。香火之盛，與補陀前後爭勝矣。吳中大姓某氏，勸就華嚴樓于家，將木瓦匠工，一併載去，建之。康時萬等，又捐貲造印妙法蓮華經二十四部，^并送寺中供養。瑯邪王公世說^頁偈一首，護持其為善信，欽奉如此。禪師時有所言，靡不奇驗。由是道俗咸敬之，常在禪床上入定，忽呼諸弟子曰：大眾，今日齋供，舡到岸邊也。速出迎取。弟子輩往海口，果見江南大家載送米幾百石，銀幾百兩。施主見僧徒來接，莫不駭以為神。臨化之日，囑付其弟子曰：汝等受十方供養，不修功行，報答檀越，最難消受。

急須一心辦道。無有異志。得粒粟一錢。必同堂合爨。庶不負吾輩。輅開林之恩。從此不出十年。此寺尚當火災。其不免乎。若天然化去。茶毘畢。汝等便昇吾遺像。供其庵中。令此庵不寂寞也。須熟記。取至萬曆四十年冬。天然亦化去矣。擇以十一月十八日。衆共送龕于山側。茶毘。弟子記禪師臨化之言。其夜即與群僧昇師。厥像供養于天然庵。明日十九。寺即延燒。樓殿山門。悉成灰燼。禪師先覓之明。至是大驗。無不向空作禮。謂為聖人云。相傳禪師是普賢再來。故神通如此。廣大初游杭州之雲棲。時蓮池宏大師出家未久。徒輩崇奉。乃設上中下三等齋供。以上等供師。其餘待客接衆。並得中下食。禪師見而怒曰。如此作事。爾後只可閉門喫飯。何用開法席乎。拂衣而出。宏大師聞而慙愧。追之不及。遂戒弟子罷設三等齋供。至今雲棲不開止門。為肉身菩薩說破也。

海潮寺病僧

萬曆壬子冬十一月十九日。海潮寺中火起。佛樓須臾徧滿。宮殿時有一病僧臥韋駝尊天像下。此像是大智禪師。粒塑高可數尺。忽作人語。叱病僧起曰。火來也。尚不速走乎。病僧不覓躍然而起。答尊天曰。我馱老爺出去。韋駝倚之而行。其去如飛。病僧初不覓重俄而移置山門外。得不火。明日七八人昇之。不能

舉矣。病僧沉困之苦，逡巡頓蘇，筋骨強健，逾于平昔。古德相傳，韋馳尊天，以十二童真梵行不交，天欲成就正果，現將軍身而為世間弘護佛法，所謂南方天王。韋將軍是矣。宜其神通不可思量者歟。大智禪師存日，每遇庫房齋糧缺少，便握一撮米于掌中，擊一淨水碗，向尊天像前啟請曰：十方大衆，在寺修行，今齋糧不給，願菩薩感供。呪畢，即擲糝米數粒于口，次第取水含嚥下之。如是一晝夜，不啻飲食，不出三日，便有齋供。舂到嗟夫，非禪師道行之高，何以致人天感應若斯之異者乎。顯神病僧，尤為奇特，蓋與金剛之假力于北齊穉公，古今合轍矣。

南山和尚

南山和尚者，法名真金，形軀短小，傳是北地人，不詳氏族。鄉土所出，神力超越世，莫測其由。蓋萬迴杯渡之流也。嘉靖末年，東游入吳郡，見北寺佛圖火廢，所在荒蕪，慨焉興鼎新之志。於是大顯神通，震驚道俗。常以騰蹕為戲，使工木從塏頂揀木，塔架上造盤車。凡諸磚瓦土石轉盤而上，捧繩一團，長計百餘尺，施闕接以貫之木首，將一繩頭拋下，啣入口中，咬定繩結。次第徐々收起，身足離地，望空而升，直達第九級鈴簷之上。自西至東，自南至北，上下馳走如飛。少年角力，聚馳塏下，喘促汗流，終莫及也。又于其上舞輪

升筭弄丸白打無所不為捷若猿猴疾同鷹隼常用
一脚倒挂于簷角良久起行如故有時挿一木出簷
外數尺許騰身立于木杪以手障日作望海夜叉形
相宛然無二又能入佛殿中蹋壁橫行蜿蜒數百步
而止看人逾萬毛豎股栗歎希奇車發歡喜心爭先
踴躍咸共布捨金銀錢帛指環釵釧之屬出而施者
不可稱量後因匠食不給出募齋糧製一大鉢盂中
可容數石米造雙輪車盤出街上婦女雲集小兒塵
擁聞戶外推車轂便知南山鉢至矣每日滿載而歸
不數年間衆緣既湊佛圖重建金護煥麗窮極一時
和尚以後便留住僧坊將所錄木石構立精舍于寺
後今之退居是也經積三十多年壽七十餘化去臨
化之日囑其徒以二缸盛尸埋于寺後土崗之下弟
子依言而殯後尋遺骸莫知所在矣奇蹤詭跡頗難
記錄故老每述其道行輒肅然起敬焉

徧融國師

徧融者陝西人或訛為卞容以俗姓名呼之長面頷
下垂額有肉墳起如珠兩耳覆其肩身長九尺三寸
音吐如鐘住廬山修行六十三年有猿獻果鳥傳松
之異隆慶元年出山行脚到西川峨眉一年游于金
陵在水西門沿家跪而跪鉢魏國公迎養于家又一
年始詣北京與龍橋茶亭挂搭又三年仁聖太后

迎養于千佛寺。自是多出入禁中。京城內外無不尊之為卞容國師矣。主上幼冲。江陵秉政。貶斥佛教。鬼其惑衆。收之付獄。在獄七日。大顯神通。凡獄中所用銅鑊杖械桎梏之屬。並是 高皇帝時所鑄舊物。無故摧裂。天子心異。師寃。有詔赦出。仍留寺中供養。時萬曆九年事也。其後來靈異。莫可備紀。每入定。僵立四十九日不仆。凡西方安養國土。清淨香海。無不神游徧歷。及出定。則高聲誦佛而來。還向宮中。具說蓮華境界。有如臨見。聖母聞而改容。嘗入宮講經。留賜齋供。外傳寺中復有一卞容。登座說法。人莫測其遊戲也。至萬曆十一年秋八月。師欲辭世。乃自

吐三昧火。焚其身。端坐五色雲中。舉手謝鄉里而化。化時一百七歲矣。

花子觀音

花子觀音者。北京人也。不知姓名。常帶索藍綫。跣行乞食。因而為號。嘉隆間。千佛寺金剛脚下修行人。初不肯信之。皇上登極。仁圣太后奉像教。召而見焉。頗加禮敬。善知人間未來事。發言多中。朝貴因詣之。以決祿命焉。每將行。每入市。伽藍神先為感夢。由是都門士女。甚見信崇。其轂如洪鐘。自巷坊達于宮禁。散施金錢。常得滿手。忽一日。詣 闕謝恩。仰天吐火。自焚于朝門外。立成灰烬。衆咸駭異。上歎曰。花

子觀音今日駕祥雲去也。萬曆九年事。

淡薄苦松

苦松頭陀者，不詳鄉土。隆慶中，草棲于五臺山側，善驅龍咒虎之術。嘗挂一大銅瓢自隨，有五色神龍游泳其中，不知者觸之，輿風作浪，走石飛沙。師呪之，至于鑊樹下。五臺山鑊樹，多以六月十九日開花。然後寧息。京城內外，常飛神出入往來。萬曆九年六月十九日，忽詣皇極殿前叩頭謝恩，傳聞禁內有詔宣入，歛失所在。上初不信，敕遣使往五臺推驗之，使還具奏報云：苦松師以六月十九日化矣。上大驚，時年九十三歲。人以其一生操行精苦，呼之為淡薄苦松云。

幻空法師

法師名圓果，號祇園弟子，稱為幻空法師。鳳陽衛守陵指揮使也。少即棄官學道，出家于五臺山。從秀禪師披削，淹貫經綸，頓悟真如。東游至于蘇杭，登座說法者二十餘年。天花晝下，繽紛如雨，講席之感，所未嘗有。實自師而始也。嘉靖三十三年，浙中倭亂，杭城被圍，績溪胡宮保公宗憲聞師道高，命監司延請出山，領兵退賊。時師卓錫于杭州古蕩之佛慧寺。使者至，具述開府監司仰望之意，甚殷。師坐青紗帷中，從容語使者曰：我久不持凶器，過此三日，賊自當退，無憂也。使者不可，褰帷而覩，倏忽不見。及下帷，師又端

坐。語言如初。再啟視。寂無影迹矣。于是大駭。不敢強
而去。還報監司。監司以其事聞于開府。相與歎以為
神。果三日而報賊退矣。軍士咸見雲中有神兵數千
人。擊走倭奴。倭奴皆踉蹌奔竄。圍遂解。杭城生聚獲
免于兵火者。皆師力也。佛慧舊有虎患。有一斑斕白
額。騎于香積厨邊牆上。沙弥百餘人咸怖而散走。師
提繩牀坐。隔牆竹林中。呪之。虎不能下。急作叩頭狀。
師叱曰。業畜。爾後再來。嚇小沙弥。不放汝還也。復呪
如初。虎便翻身撲地而去。明日遂絕。虎跡。師道貌奇
偉。面相滿月。大于斗。聲如洪鐘。每拈花微笑。則宛然
與弥勒無異。臨化之日。囑付弟子曰。藏吾棺于寺後。

俟十年後。茶毘。果示寂十年。而龐御史下車杭城。不
容寺中停棺。悉命焚棄。僧徒聚薪于野。昇棺至。忽自
起火。灰燼全遺。道俗來觀者千人。咸見白雲中現出
西方景。果有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宝池。
金沙地。樓閣宮殿。並是金銀瑠璃玻璃。璵璠赤珠瑪
瑙之所嚴飾。池中開出青黃赤白蓮花。白鶴孔雀鸚
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種種奇妙。與佛說弥勒
經所載。無有差別。俄而天樂震空。移時方滅。始知師
之神異。有不可思量者焉。

峨眉山異僧

異僧。西蜀人也。不知其姓氏。出家峨眉山。道行高潔。

宗律兼通。聞其名者。莫不染漬風流。嗇仰玄味。萬曆中。東游渡江。止于吳下。見臯橋張承祖好善。受供養於其家。承祖其年病熱而死。去時急奔出閭門外。下塘見一徽商大宅。與黑衣者四人同入門。適有一器在地。其家置羨。潘于中以飼犬者。見四人取嗽。承祖覓喉中渴甚。亦取嗽之。須臾而盡。不知其身已投犬胎。託生矣。是日異僧中夜入室。覩承祖託生因緣。趣披衣起。待天明。携禪杖徐出閭門。物色徽商家。驀直走入中堂。果見牝犬乳五子。毛色皆黑。瞽。未視獨其一。徘徊嘯喘。逸于僧足。如有祈求。異僧叱而謂曰。業畜業畜。何故墮落此中。速隨我還家矣。運杖力擊其首。犬踏地而斃。及異僧返。承祖已甦。具說身墮犬腹中。賴師拯救。得出津迷。命妻子設禮。望僧拜焉。于是傾家追福。闔門練行。以終其身。僧後忽去。不知所適。

響佛和尚

南海有一方僧。每夜登補陀山巔。高聲誦佛。響振岩谷。雖風雨雪霰之久。端坐誦之如故。人遂呼為響佛和尚矣。曾游吳中。止于報國寺。許久方去。莫知其名號鄉國也。

羅漢番僧

姑蘇城南報國寺。萬曆辛亥年七月中元。建盂蘭盆。

齋時有羅漢番僧至。是西域于闐國人。名尊住鎖南道行甚高。寺僧便相敦請登座。放焰口法食。此番僧能以一小鐵鍋置炭火中燒赤。用左手三指擊之。更令取沸湯貯滿其中。却含其湯于口。噉衆人頭面上。其水清涼沁肌。曾不焦灼。衆莫測其神通也。人問師有術乎。曰。有。問可學乎。曰。可學。但汝無信心。

紫柏禪師

禪師名真。可號達觀和尚。蘇州吳江人也。聰穎出類。才辯不凡。少為虎丘山寺行童。後居嘉興結菴郊外。始落髮為沙彌。俗未之奇也。一日行過城南書舍。有先生朗誦毛詩。中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章。即作禮。

求解其義。老生具告之。故是時沈侍郎思孝。以此部建言。朝野推重。家方有喪。師便取稻草束而舂之。詣門行平。衆相驚異。稍。物色其廬。初不識文字。後借人經論觀之。悉曉義理。博通旨趣。率爾酬對。皆造禪宗。由此縉紳士庶。無不翕然歸信之矣。師遂以傳佛心印為任。鉗槌棒喝。瞬目揚眉。應机騁辭。深微鋒出。兼提念佛法門。以榜鈍漢。雖經行。常處所。至知名。緇俗供事者。不可勝數。余游荆南。過一村坊小菴中。有坐闍老衲。念佛之聲甚高。因與問訊。不答。同游者謂余云。渠念佛忙。無工夫答客。余徵故。答云。此僧是菴主。近日達觀住此菴一月。臨去。僧求指示。觀便叱。

弟子將此僧反背起正南而立。觀因五體投地設四拜禮。每下一拜高聲稱南無阿彌陀佛。拜畢乃告之曰。我去後汝當作如是念佛。受吾四拜。不速懺悔。永墮無間。中無出頭日矣。此僧愕汗不知所出。遂發精進勇猛心。悉以衣鉢之資買大豆十石置前為記。晝夜不敢輟食。常恐豆之不盡也。據一事觀之。師之老嫠心熱若此。豈得以俗見凡情窺測其道行耶。慈聖皇后深加恭敬。賜以金襴紫袈裟。師自是出入禁中。未幾遂及于雉。臨行高聲稱念救苦觀世音者三端。坐而去。兩鼻下垂肉柱長徑尺餘。皇后製錦繡寶幡百幅送其葬。幡上並織南無紫栢禪師六字。余

從蓀谷見師画像。真如滿月。疑是佛果中來。而師平生所著詩文率多了悟語。絕無窠臼。自石門文字禪以來斯為玄妙也。語錄行世。惜未見焉。

雲棲大師

大師俗性沈氏。名株宏。字佛慧。號蓮池和尚。杭州仁和人。也。弱冠舉邑茂才。不樂儒業。立願出家。然其厲行甚苦。經論宗旨多所博通。無不研玄洞微。兼總條貫。隆慶末年行脚至五雲山下。得宋伏虎遺刹。愛其地幽寂。繩床瓦鉢。燕坐頽墻敗壁之間。時塢多虎患。山下人家環村四十里。歲傷于虎者不下二十人。羊豕之屬亡矣。師乃大發悲懇。誦經千卷。設放瑜珈法。

食津濟之。自此虎不為暴。居者行者悉賴以安。歲大旱。師禱于山中。甘雨四集。村民異而聽之。樂輸財力。助興廢。址雲棲。故先吳越王香火。至是百年。榛莽之區。一朝煥然。還舊觀矣。四十年来。簪纓繼植。圓頂方袍。染高風而食理味者。恭禮供奉。半傾東南衣冠氏族。至有違家背室。結廬塢中。熏蒸大師之教。非德行之高潔。何以致此。師道貌清古。語音朗暢。平生不設講席。不處高座。恥以道德驕人。卓然名聞利養之外。末年齒德並高。與人酬對。只以念佛法門為善誘。而閒居著述。兼明性宗。所著有彌陀經疏鈔。錨門崇行錄。禪閱策進等書。數十種。錢行于世。信知弘興佛法。

為古德再來也

有門法師

有門法師。號傳燈。一號無盡。太末人也。出家天台之高明寺。少精練戒行。學識高出道流。常撰天台山志。甚有裨益。發心造楞嚴壇于山中。用諸品香和其泥。搗成塗壁。經費浩繁。又繪十二大菩薩像。所至講席如雲。萬曆己亥。新昌縣石佛庵請師講大彌陀經。天樂迎空者凡七。晝夜而散。聞其教者千人。其時石佛住持守菴道人坐化而去。沙弥空相聽講。還吳具述希有。

震溟尊宿

尊宿失其名。法號震溟。北地人也。辯慧絕倫。精持戒律。曾游迦毘羅國。此國是釋迦文無誕生之地。有緇無俗。與中華相去十萬八千。尊宿往三年。盡傳其國梵音真言。歸而流化東土。新學後進。多所依皈。持呪者皆受其教焉。

心光長老

長老法名如瑞。號心光。常熟人也。幼失怙恃。行脚補陀五臺。鷄足峨眉。九華地水火風四處。歸于吳門。夜大雪。向楓橋人家投宿。疑其為賊。厲聲拒之。毆擊相繼。復投一家。然後止焉。如瑞啟問主人。此地側近有叢林乎。主人曰。有一正覺菴。已廢久矣。菴基尚存。無

人興建。如瑞乃籲天而誓曰。當我重締此菴。接供十方。無忘今夜雪中之苦。于是端坐持呪。迨曉即起。而踪跡其故處。所有衣裝悉變易之。先編蘆篠作棚。立其中。供佛誦經。晝夜不輟。人稍有聚觀之者。其夕吳縣袁明府宏道。夢與長洲江明府盈科。並駕出楓橋。迎接御史。忽見岸上有一白髮老父。身着綠衣。揖袁明府而告之曰。我吳中枝指道人。祝允明是也。帝命為正覺菴伽藍神。助心光和尚重興道場。公有文名。煩作一記。既覺。異其事。明日語于江。三日後。報新御史。按臨二公。果出楓橋迎候。袁明府召里正而問之。曰。此地有正覺菴乎。對曰。有之。但廢久矣。今有一外

方僧來結棚募化尚無人作緣也袁復問曰其僧得
非名心光者乎又對曰不知何名心光乃其法號也
二公相與驚嘆果契夢中之言因推江明府設文共
捐羨錫捨施由是道俗奔湊遠近爭輸助造殿堂兼
築精舍竭貲財窮土木不逾三載遂成大叢林矣袁
後擢為天官員外郎具奏其事于闕下詔改菴額
曰敕賜慈泰護國禪寺施經一藏遣中貴護送至寺
中別剏藏經閣貯之易荆榛灌莽之區而為金碧琳
琅之境皆長老力也先是袁明府移病還公安時擇
日飯僧其夕復夢祝京兆來謂曰願遲一日設齋明
晚尚有一僧來也屆期果心光長老自吳門至遂改

設同飯京兆之兩感異夢斯亦甚奇今為寺中伽藍
神奉香火之薦焉

僧如榮

已下五人並雲棲座下法衆
蓮池師立傳余採而著于篇

如榮俗姓金氏法號大賢杭州海寧人也壯業屠酤
為豕所啗遂感悟出家縣之北寺後歸雲棲時年六
十矣晝作夜持精勤不怠萬曆九年生日設齋飯僧
長跪如來貌前厲教願生西方者衆環繞念佛合掌
吉祥而逝

僧如清

如清俗姓阮氏法號法源紹興上虞人也初出家于
西湖龍井寺後入雲棲銳志念佛誦法華經六時禮

拜萬曆十一年得疾沉綿者數月既革忽聞堂中念佛教矍然起坐中夜合掌注視金容奮迅翹仰而逝

僧廣槐

廣槐俗姓陳氏法號東林衢州浦江人也少從事行伍間後遂委妻子落髮于清水菴為僧慕雲棲發大誓入山修行既受具進菩薩戒信力堅貞至心持金剛經中夜諷誦寒暑不輟臨終諄：以及時念佛為囑盡散衣鉢齋供眾僧歛容而逝

僧廣如

廣如俗姓朱氏法號本真紹興蕭山之世族也二十九歲出家雲棲聞蓮池師亟贊伏牛銳然向往遂受

具進菩薩戒砥礪苦行端莊自持破碎衲頭形同土木而性至孝母年八十到山中來看廣如病不能去師為縛小菴于寺側俾終養之廣如私減已膳奉母不令師知也母既亡半月而疾作亦逝：之日呼大眾檢取衣裝買名香異果以供其師從床躍起安坐竹繩床中脫去撫其首猶挺然直也

僧大冥

大冥俗姓朱氏法號照空嘉興人也自幼目失明兄欲教之美術照空不樂為術士願事空王兄為送之出家即歸雲棲誓練行以終身為師以其盲遂命名曰大冥而字之照空冀其盲于目不盲于心也為人

醇謹奉道精勤後又為家人以事逼歸遂留不遣大
冥忽不樂遂成疾已又任大聖寺將一年疾日益
篤蓮池師偶過朱涇訪船子和尚遺跡路經大聖寺
大冥病中色喜求附載還雲棲繞入寺門合掌向佛
及諸比丘歸涇槃堂逡巡化去

三壩寺漁翁夫婦

嘉興府南門三壩寺前舊有漁舡十餘隻停泊其下
近年間有一漁翁與其媪並八十多歲人捕魚為業
忽于歲除之夜沽酒烹魚召諸子孫列坐船頭共飲
為樂飲罷漁翁忽謂其媪曰阿婆我今夜好歸去也
言訖泊然而化老媪隨應之曰老漢漫走待我同行

須臾瞑目亦坐亡矣明日子孫盡鬻其漁具得錢數
百貫付三壩寺僧建梁皇道場設放瑜珈甘露法食
凡七晝夜懺除積愆于是折竿裂網棄業改行寺僧
來王徵君座上說之忘其歲月矣

錢氏子

萬曆中長洲永倉錢氏子失其名弱冠為秀才忽一
日閑行過村坊僧舍見案上有圓覺經一卷展閱其
半嘆曰西方聖人之言精妙一至此乎儒門所不及
也我當棄儒業歸向其道還家便取衣巾焚訖辭別
父母妻子復投僧舍研尋經義頓悟上乘一日無病
坐而化去

京師婦人

京師有婦人夫婦持齋並為人念佛得齋觀錢度日自鄉徙于京城歲餘忽患病半月思得一新淨白衣送終夫既貧窘無力裁製適有女冠過門持白衣施之甚新淨婦人得衣頗有喜色便坐而亡隣里募木造龕茶毘之此萬曆壬子秋事也王太學家齊至京親見其事不記姓名

陳道民

道民姓陳氏法名明覺吳江人也自幼持齋嘉靖二十六年投祇園法師為弟子許其在家出家不與落髮明覺六時功課口不離佛為里人誦經禳災頗有

徵驗人多敬信之四十二年杭州昭慶律寺開戒竟往受焉至萬曆十五年九月中安然無病預知亡期詣諸道友門告別至十七夜其婦方篝火絡絲覺向婦拱手作別婦頗以為訝覺給之曰睡去也婦便相隨入房見其坐牀角上脫兩鞋與襪以帶併縛之笑曰今宵與汝作別明朝着不成矣婦亟呼其兒女移燈看守中夜念佛聲絕便化去至三七之中其子夢雲中猛將神下來急索明覓文憑子未之悟明日起視箱中則受戒之牒宛然在焉禮懺焚牒是夜復夢其父來別囑以戒衣挂樹頭風化不得火焚勿束裝而去

李倪兩木匠

數年前蘇州閭門內有木匠姓李氏。雖為工人。自小慕念佛法門。後亦竟持長齋。人與工值。不問多寡。暮年自製一龕子。無病詣其女家告別云。某日某時當去。至期坐龕中。雇人舁之。而出。索火不得。乞一枝。綫香吹氣三口。其上火光繞龕。須臾成燼。其時又有南城倪木匠者。住五龍堂前。念佛持齋。為人施造佛寺。亦製一龕子。無病詣諸道侶作別。還坐龕中。倏然而化。鄰里驚嘆。為之茶毘。

錢貞奴

吳興有農家婦人錢貞奴。性好潔。不與人殊。既嫁于

農家。凡蚕桑織紉之事。悉不肯為。少不識文字。往往談人休咎。頗多靈異。里中呼之為聰明娘。一夕無病呼家人具沐浴。既訖。便對鏡妝梳。告其姑曰。兒乃并山土地神妾也。昔因忤主獲罪。謫譴人間。今限已滿。復來相召。不可留矣。語畢。端然長逝。又十年。其夫亦卒。姑乃延寺僧禮懺。以資二人冥福。道場初起。其夜姑夢貞奴着淺黃衫子。而來謝曰。兒喜見滿地蓮花。靈香繞室。承姑禮懺功德。非久。當脫鬼神趣。證生善地去也。姑覺而異之。明夕。又夢貞奴謂曰。昨所見蓮花。為皆化為青蛇。此功德無用矣。姑竟而復異之。徵其故。坐中一僧。是酒肉沙門。混觸道場故也。聞于沈

顯

台州營卒

嘉靖甲寅年間，東齊戚將軍繼光，繇副將分部台州。時有營卒病死，感夢于婦，曰：「冥中功果，惟持金剛經，福力最大。」鄉試為我，告于主將，親為誦之。繼光雖居戎幕，頗好道，平居常受持金剛經。既閱卒妻所陳之牒，信其靈談，遂為焚香佛室，至心持誦。至半，忽有僮子自外行茶至，繼光微示不用意，麾去其茶。是夜卒婦復夢其夫曰：「主將為吾經，極其精誠，奈經半增出，不用二字，故功德未免唐捐。」鄉再詣之乞靈，其婦明日又具牒，白見其夢如初。繼光始悟茶至之言，即復虔誠改誦，畢就佛前回向，恍見此營卒跪謝于庭。頃更聞籍賴聲形，遂滅。又明日，卒婦來謝曰：「見夫夜復見夢，賴將軍誦經功行，得超鬼趣矣。」

千善菩薩

千善菩薩者，四川叙州彭山縣田家女也。生而端潔，志慕空玄。女紅中饋，性所不閑，親戚往來，一無聞見。常欲捨俗家，出父母不許。嫁之前村某氏子，夜則夫婦雖同寢處，每燈滅後，忽見床中湧起牆壁，互相間隔。其夫不得輒近，如是經月，稍聞于姑，未深信。夜就看之，因留伴宿，燈滅而壁湧如故。姑驚起，千善笑曰：「安得牆壁間隔，是居家心有窒礙故耳。及明則

墻壁皆不見矣。又如是者兩月。夫族目之為妖相與陳訴于縣。遣吏追驗其事。委無異辭。命錮之深山石洞中。洞方廣不踰尋丈。甚黝黑。似寢息處。而無煙爨。既送千善入。即用磚塞洞門。唯留寸餘一竇。以磚甃成時。其啟閉不遺粒米。莫絕其食。而死隔數日。消息之宛然。端坐其中。却通光明。無所苦也。千善家母兄憐惜。裹粿栗相噉。而千善鼻間詭。有氣不復思人間飲食。固謝去。其兄越三月。再來啟視。則容光炳耀。神采煥發。洞中供佛像。燈燭湧空。異香芬苾。明如瑠璃。天華滿席。不知所從來也。其兄問千善曰。汝住此。豈有天人供養乎。當以何時白異。寃耶。千善曰。遇

桓而開。傳其言于外。眾皆往伺。舉俗同見。于時遠近莫不嗟異。既三年矣。適有浙江山陰縣人徐觀察名桓者。方巡西川。按臨其地。聞而親入山中。驗之。千善忽謂觀察曰。郎君方有大厄。避仇于丹陽道中。越二日。信使至。果然。時徐君夫人崇信內典。遂下令毀洞門。求千善奉事。千善曰。某有罪謫未滿。愆期不可出也。徐曰。然則何時滿限乎。曰。遇竈而滿。徐遂不敢強之出。復塞洞門如故。未幾。徐以遷轉去。尋病歸山陰。倏忽四年。其事都忘之矣。又有一觀察姓竈名瑞鯉。赴任浙中。繇叙州經此山洞。人言有聖姑居此洞中。竈遂往問云。某之官赴浙。師不新指示乎。千善曰。無

他指示，但為我稍一信，與徐副使可也。嘗既入浙，特過山陰訪徐道其事，徐乃悟，急遣人入川中迎千善，計其岩栖絕粒，十有八年矣。抵浙之日，萬曆辛亥歲也。明年春，浙中吳方伯用先，延千善入武林，緇流數百，捧香花，提燈燭，引導至藩司，供養三月，闔門欽敬。至是日，嗽蔬果如常人，惟不矢溺而已。叩以禍福，無不奇中。杭城事如神明，後復送還山陰徐宅，白黑飯，依奔波過江者千人。又一年，千善忽示微疾，語徐曰：「某將逝矣，必仍歸骸骨于西川。」徐夫婦備加慰藉，千善曰：「死生去住，亦細故爾。吾終後不須製龕，可置一大簞坐我其中，于外加銅箱數圍，三年後，箱斷送歸。」

無誤也。徐果置簞，具如所教。千善曰：「望多將灯心，州為茵，是名軟州，坐此，功德無量矣。」經理既定，沐浴更衣，便入簞中，合掌安坐而逝。道俗來看，令念般若，若贈行，繇是旅眾競呼之為千善菩薩矣。癸丑夏，西川旅泊和尚叙此因緣，先是壬子秋，希言客方幕下，其所詣聞也。

西裏僧

明萬曆年間，海宇寧謐，邊陲晏然，九譯來庭，千里却獻。時有西域異人，利瑪竇者，航海梯山，來朝聖君，首自鳴鐘，長明燈，天主繪像，內宮珍重，總莫測其製也。於是天子異之，非時引問，命四夷館賓為將授一

散職官。瑪竇辭不敢拜。但服中國衣冠。往來公卿縉紳之家。共相酌對而已。時同舟而濟者。凡八十一人。庚戌之夏。瑪竇病疫。卒于京師。而此八十一人。亦後先命過。止存二人流落吳越間。並年近百歲。眉長尺許。環穿耳上。輕健如未老人。衆呼之為西裏僧矣。後此二人。結廬杭州之錢唐門內水溝橋下。言人禍福最多。神驗有雉解事。叩之立解。累年不舉烟火。而好事相訪。設具相留。間出珍膳異果。談者莫不玩味忘歸。又能用勾股法。以測天地高深廣遠之數。凡所推步。一一無差。其術與陰陽五行家稍異。或云。即周髀算法。大抵方為數始。圓為數終。圓始于方。方終于圓。得其理甚無難也。上海徐翰林光啟。昔言嘗授數學于瑪竇。其理以一贯萬。疑即此法。

雙宗

雙宗阿師。不知何郡縣人。萬曆辛亥。自北地來。渡海禮補陀大士。遂卓錫虞山之東。臯小菴。停三宿。端坐脫去時。方八月。秋暑未消。三日而捫其體。猶香也。鄰人高乙。數推仆之。屹然不動。悔謝作禮。一時善信。驚聞讚嘆。至七日。龕成。即于庵後茶毘。是日有僧在府城金昌館前。見師頂笠西行。訊之。云自虞山東臯庵中來也。孫胤伽作傳。

飛花庵長老

菘花庵長老失名持齋喜飲。不過數酌。為人誦經畢。夜歸。自取林頭所藏甕醕。傾一小樽。溫之。飲已。滅燈而寢。年八十。預知亡期。誠其徒勿出。是日僧衆悉出。其徒獨留。長老沐浴。具袈裟。市一新草鞋着之。曰。西方路上。會須走得快也。便端坐示寂。

繆居士

常熟縣居士繆玄。館于沙頭王家。兩歲矣。齋中供觀世音菩薩像一軀。虔修淨業。日以為常。萬曆癸丑春。玄祝釐天竺而還。忽見菩薩座下。迸出綠筍一枝。半月長。近丈餘矣。又十餘日。露梢解籜。橫亘屋梁。漸穿入椽罅中。長枝下垂。短枝鉤上。結成翠色。宝蓋覆于

菩薩之頂。看人無數。至今尚存。

張織工

蘇州城東織工張甲。傭織為業。婦即持誦往生呪。不輟。一日鄰人籠伏雌而來。寄哺雞卵一窠。置于牀下。停數日。甲夜夢十二小兒詣門謝云。某等罪業重深。墮畜生道中。賴長者呪力。悉獲度脫。往生人間。言已各稽首而去。甲寤而怪之。奪其籠甚輕。啟視。則十雛皆空。無有矣。居士沈顯述。

繪園卷之五終

二 繪園卷之五終

三 繪園卷之五終

四 繪園卷之五終

五 繪園卷之五終

六 繪園卷之五終

七 繪園卷之五終

八 繪園卷之五終

九 繪園卷之五終

繪園第六目錄

釋異

金剛塔

法華塔

地湧舍利塔

聖僧灰像

圓魚像

鬘腹比尼

雞卵

鍤蓮花葉

石蓮花

石龕

火中蓮

水中蓮

臨安樹中像

大士鏡

清涼石

達摩影石

徑山赫石

瑪瑙達磨

螺螄金剛經

塔影

石無量壽像

竹杖林

石中觀音

小本法華經

寫塔童子

水中塔

爐中蓮

裙上觀音像

雉兒塔

破山寺幢

昆盧幢

法海寺画像

江上鐘

殿角珠

豫章樹

重榮樹

跨海梁

雷拔飛來寺

千佛閣

天王寺緣起

獐朝白雀寺

寶林寺画龍

天聖寺土龍

蛇化僧

僧為韃子

妙海二姑

水上僧

魚籃婦人

灵芝寺降神

夢見瓔珞

錢唐溺

香菩薩

方塔

繪圖第六目錄終

繪圖第六

釋異

金剛塔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金剛塔者、相傳是文殊大士所製、梵僧自西天竺攜
來、宋人勒之于石、其塔一面、上下七層、經文總計五
千六百字、每塔一層、有七佛字、以六佛字寫于欄杆
柱頂、而中間佛字、即畫佛像一軀、在塔門內、以充供
養、作一佛字、讀其中央第四層、恰寫到如佛塔、廟四
字、則畫一小塔、作塔心、連此佛字、并畫像五軀、算便

通共有四十八佛矣。此七層皆然。其就地而起者。是第一層門內經文起結。偶然對並。天造地設。左則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右則皆大歡喜。信受奉行。却從右至左。橫寫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八字于上。以金字接結行字。以經字接起如字。起亦可諷。結亦可持。所謂首尾相應。本末貫通者矣。又第一層柱頂有佛字。門內無佛字。後人因畫釋迦文無說法。須菩提跪聽。左右兩金剛侍立擁衛。轉成一段公案。而于塔頂尖上。却寫一塔字。其餘欄杆大柱瓦縫。琅璫鍍鈿鈴子之屬。並繕經文。燦然具備。迴環反覆。尋始要終。自像教已來。最為奇麗也。如斯制作。並出西方聖人之巧思。

妙算。豈凡夫常智所能適合者乎。吳人章藻摹石精工。甚為名流所重。常于萬曆戊戌年夏月。夜夢空中有白雀一雙。盤雲而下。集于其家庭樹。少頃。爰為二童子言曰。某奉文殊菩薩命。自五臺山而來。請公勒金剛塔去也。藻時亦不曉所謂。但拜而謝曰。上真有大神通。故能化鶴而來。化雀而往。數千里外。行若屈伸。臂項。某則肉人下愚。安得縮地。獅子窟乎。二童子曰。無憂也。當授公以化鶴之方矣。驚悟。心異其事。而不言。不旬日。吳江人周祇得紫柏禪師所遺宋刻舊本。流紋水綫。大半模糊。塔像依稀。亦莫可辨。命章君逐一摹畫。積月乃成。而疇昔之夢。于斯踐矣。雲間陳

徵君繼儒聞其事賦詩贈曰十指奔含海印光筆頭
三昧豈尋常文殊囑付金剛塔夢裡親傳化窟方余
得一本是己亥春章藻為無別融禪師所摹非周家
本也

法華塔

金字法華塔七軸每軸青絹金書其塔一面上下凡
十三層就地而起者是第一層簷角左右各四鈴
上寫一佛字塔基欄楯皆法華經文也而中間塔門
却以金繪釋迦文無佛一軀第二三層亦如之但第
三層簷角少一鈴便少一佛字第四層中間不畫佛
像將經名一字抵之以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次第

填入每軸填一字挂壁上橫看去便知第幾軸矣至
則簷角之鈴止有二佛字亦止有二自第五層至第
十三層簷止一鈴止一佛字中間塔門大佛字四
小佛字五亦無画像餘皆經文填滿為塔頂兩旁並
挂簷鈴亘以鍊琅璫四串左佛字八右佛字八其經
文起處大乘妙法蓮華經第幾共九字從魚鱗尾縫
中一直書下便以經文橫寫右旋假如第一卷則起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旋于相輪左鍊琅璫之上餘
可推類其經文結處直在塔基之下矣逐層經文皆
填滿無餘或第六七卷中字數減少則勻作稀疎行
款于塔下三層朗然可誦而七軸之中惟第四軸三

層中間塔門內寫皇帝萬三歲五字。抵佛像一軀。蓋
為此軸挂于壁中央故也。不書歲月。亦無年代。奇麗
之物。金剛塔而下所不多見者。非聖僧異人。莫能下
一籌矣。疑是西天竺尚有梵書軸本。而宋朝人譯出。
始作金字小楷書。絹色亦甚古。必非近代製作也。委
江駕部郎王志堅家物。施于胥水菴中雲居誌長老
收藏。供奉癸丑中元。余獲入菴瞻禮。歎未曾有。

地湧寶塔

明州鄞山阿育王寺。有舍利寶塔。是從地湧出者。塔
狀青色。似石而實非石。高一尺四寸。方廣七寸。露盤
五層。拱然四角。四面開窓。中懸銅磬。晉武帝太康三

年壬寅。僧慧遠行至其地。中夜聞地下有鐘聲。即刻
木為刹。標記其處。三日乃見聞鐘者。疑此磬之聲也。
繞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
微細。注目諦視。乃有百千像現出。面目手足。悉皆具
備。真神工聖迹。非人力所能締造也。按塔寺記云。慧
遠游行望見越西山川。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
是先阿育王塔之所也。定知必有舍利。乃聚衆掘之。
入地三丈。得石牌三。下有錢函。錢函中復有銀函。銀
函中復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乃於此處造一塔
焉。按記中所載如此。第稱三函盛三舍利。而不言舍
利寶塔從地湧出。當是未曾親到其地。目擊斯瑞。故

漫然記之耳。及余考天台沙門傳燈所譏舍利塔現緣起。慧遠是并州離石縣人。俗名劉薩訶。生畋家。弋獵為業。得病死。時見梵僧語曰。汝罪重。應入無間泥犁。緣汝前生入吾道場。隨喜。曾結小緣。今日再遇吾到。且開示汝以懺洗之路。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江海中浮出石像。悉阿育王所造。汝可披剃南行。求舍利宝塔。懺悔業愆。得免此苦。薩訶作禮而謝。遂蒙放還。因爾復蘇。便改畋業。娶妻子出家。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藪間。精誠求覓。莫識基緒。悲哀煩惋。投告無門。忽一夕。暈斯希有奇特之事。乃知我佛現大神通。不可思議。遂于其地募建阿育

聖僧灰像

王寺香火繁盛。至今尚存其塔中時。放出舍利神光。有緣者常得見之。

豫章宗室朱奉國多始家有像教。精舍中供灰佛一軀。高可徑尺。其質堅緻。白淨。傳是西域聖僧。將入涅槃。詣樹下。口吐三昧火。躡身自焚。僧徒斫其骨為細末。和以旃檀諸香粉。而成像。奉國得之。秋官尚書王公世貞尚書得之。學士李公維楨轉相函送。流傳無窮。余為說偈二百八十八字。勒石舍中。

圓魚像

閩人何璧。戊申五月。客于杭城。適金中丞家招燕。過

之庖人羹圓魚既熟剖之見一肉觀世音首戴巾披
象白衣粧飾眉目衣褶皆如畫右手下垂左手中按
足踏芙蓉一朵座容無不驚悅遂命覆羹然則唐人
猪牙白觀音又不足稱希有矣壬子四月晦日譚小
觀察席上談

鼈腹比丘

萬曆丁未年遂昌縣民宋甲河中射鼈得一極大者
重八斤烹之從釜中湧而起因取巨石壓其釜蓋諦
聽之如念佛般甲不信熟而剖焉中有一比丘端坐
手握摩尼珠方袍圓帽斬然如新觀者動萬甲駭而
棄之山中未幾病疫發狂而卒

雞卵

里中某乙嗜雞卵每食不能缺一日壘卵于釜令其
婦灶口益薪忽聞釜中作人語如沸婦因逼前聽之
乃齊聲誦南無阿彌陀佛久之漸高婦惧急滅炊出
卵用水沃之具以語乙誠令終身輟食焉松江唐詢
家烹雞忽火光出釜中視之有未產卵化觀世音菩
薩像身坐蓮花自是詢家誓不殺生從此二事則唐
敬宗朝宮中雞卵念南無觀世音唐文宗朝蛤蜊中
現菩薩像皆非架空之說矣

鑊蓮花葉

高皇帝命信國公定寧波後即遣往補陀山有意燬

滅其寺，舟次招寶，忽海中有鏡蓮花葉擁出水面，粲然作練金色，火燭上下，魚龍交沸，信國公舟不及渡，而返。奏聞于帝，異之，即命官修葺殿宇，敕命到日，共見大青牛浮海而至，吞噬鏡蓮花葉，其聲如雷，舟始獲濟。至今落伽山五里有蓮花洋，石牛港，相傳國初以此得名也。

石蓮花

萬曆十六年大旱，南海水涸，估客泊船其下，洞見海底皆白石磷磷，如象如馬如蓮花如島嶼，歷歷可觀。一人急持釜鑿下而斷之，得白石蓮花二株，葉作綠瑠璃色。

石龕

又一人得白石觀音于海底，上有龕如補陀巖狀，雕鏤精細，不知何來。後歸閩賈。

火中蓮

嘉靖中有民黃瑩家，火爐內熾炭中挺生蓮花五朵，朵六瓣，中紅外白，枝長六七寸。曹旭家烹茶爐內亦開蓮花七朵，故老相傳是庚戌辛亥年間事也。

水中蓮

近日有江陰復禪師者，道德高重，學侶共推常寫法華經，寒暑無間，積歲乃成。既罷寫，擲其筆于池中，時方臘月，凝寒忽有蓮花一朵自水中吐出，亭直上。

見者以為奇特之應矣。師遂改法號為冰蓮道人。夏
孝廉樹芳師事之。親炙其異。

臨安樹中像

甲辰年臨安縣山北村民斧樹作薪。中有徑尺觀世
音像。眉目衣飾。宛然如錢高封公。欲得之。不遂。至今
供于邨中為香火。

大士鏡

瓜州民某甲夫婦。供養觀世音文殊普賢三大士像。
朝夕恭禮。精勤不怠。萬曆十三年。其像後三鏡中。忽
忽放大光明。徧照一室。如是者三夕而滅。近辛亥年
間。蘇州葑門內某乙夫婦。亦虔供觀世音。其像後一

鏡。忽有雲雀盤旋其中。久之。見紅白青蓮花。斯頃復
現。帝釋諸天形相。市人群聚而觀。喧傳者衆。旬日之
間。神光遂絕。斯亦希有之瑞。不概見于載籍者矣。

清涼石

五臺山中臥佛洞邊有一石。名清涼。縱橫不甚廣。僅
可布兩纒。輸老僧云。此千人坐也。廉訪李公維楨過
而異之。時方輶車入山。遽命鈴下威儀辛苦。并呼僧
稚灶。養俱集前後。得百十有四人。一登石。以僧持
木魚。稱佛號為導。繞石三匝而下。尚有容足處也。按
李公五臺游記云。石色青。長十有五尺。廣半之。不甚
方圓。亦有訛缺。不能平如砥。其下二石。支之。置盂水。

為童子距躍曲踊，則水蕩搖。或曰：可容四百人也。

達磨影石

嵩山少林寺初祖洞傍，有達磨影石。其石影酷似人間所繪初祖像，有理學先生迷疑不信佛法，使人剖其影，三愈分明，不能盡乃止。袁小選中郎說。

徑山寺嚇石

徑山寺有嚇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以綫曳之，可以經過。會稽大龜塚上一石亦然。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無也。

瑪瑙達摩

閩人何璧游西湖昭慶寺，見肆中挂一瑪瑙念珠頭。

日中照見，有達摩祖師在焉。頭戴僧巾，身披水田衣，脚踏蘆葦一枝，鬚眉鬢髮皆卷，儼然胡僧貌。與人間所畫無異。

螺螄金剛經

相傳唐朝王待制，不記名里，精持金剛經，不輟。積有年矣。一日自川中下漢江，暴風歛起，波濤洶湧。其船將次就沒，舉家惶怖，待制不得已，將平日所持經函，捧向江心而祝之曰：豈老龍王欲取吾經，故相試耶？吾當出此經奉施可也。言訖，遂舉經函沉之于水。風亦漸息，既得濟。待制追憶失經鬱鬱，不還。樂至金山下，見船尾百步許，有物如鉢之狀，出沒水中，須臾漸

近急命停舡諦視之是螺螄一隊幾數萬結成大團
浮至舡邊蜿蜒欲上待制呼左右撈起劈而開之乃
前所沉金剛經宛然在也漢江至于京口相距二千
里而遙梵夾宝函不濕一字蓋昆虫之異以龍象故
而共護持焉人弗若矣待制驚喜不自勝遂拜而受
之召寺僧作佛事津濟螺螄而去常閱廣記中載金
剛經報應事百有三則獨漏此段公案何也因著于
篇以補唐人小說之缺

塔影

常熟縣城東有崇教興福寺宋建炎四年建寺塔止
四面謂之方塔俗遂呼為東塔寺徐光祿第四郎所
居所正在東塔巷中有客常登其樓見照壁上倒挂
塔影數百座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所謂
此數年前偶聞以後不知如何今其宅已歸蕭氏矣
牛首山獻花岩祖堂內塔影閉戶則見宛然倒挂于
慈尊繡座前

石無量壽佛

明萬曆年間吳城東華嚴寺故孫吳大帝廟基寺僧
輒見甬井中夜現神光使人掘深二尺澆出石無量
壽像首高三尺許形相端嚴惟無有身檢其銘勒篆
赤鳥年號字樣識是孫吳時物最為古矣至癸丑歲
里中楊應春捐貲命工斷木為身造成金像一軀連

華趺通高七尺，處于寺中供奉。

竹杖林

吳縣西洞庭包山寺旁有竹園，傳是宋朝呆庵禪師臨化時，手挿一枯竹杖于庭，後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然成林。

石中觀音

楚宗室家藏一黃石子，如掌大，日中映之，有白衣觀音像一軀在焉。眉髮瓔珞相好成就，中似嵌空搖動如活。王穉庸見之。

小本法華經

董翰林其昌曾見吳興沈通政子木家小本法華經。

紙甚薄，是宋代宣和間物，止三十葉，蓮經一部在焉。字如粟大，而分別可識，書法整潔，非世所見紙色。經久如舊，鮮明未詳何人抄寫也。通政坊長君藏于家。

寫塢童子

蘇州城西寶林寺相傳不知何代，忽有十三歲童子無何而至，云欲得淨室寫經，寺僧以別房待之，就索紙筆寫法華經，以半幅高麗繭紙畫作七級佛圖，一級一卷，紙長四尺許，廣可尺半，而經文六萬餘言，盡在焉。數日便了，仍留寺中供養，童子不知所之。里人陳文綱云曾親見此塢，字如麻大，緻密分明，其下左方題行童東海王師光寫一行，年月不盡記矣。今歸。

蕩口華氏

冰中塔

常熟陳莊靖公瓚為給事時以直言忤世宗廷杖
闕下削籍放歸。後杜門謝事。一意修西方淨業。晝
夜六時持弥陀不輟。今天子登極。詔復公故爵。由
是不數載間。起遷至秋官尚書矣。萬曆戊子秋七月
公病革。稱留之際。誦佛益莊。故事京師大臣自三品
以上。暑月賜冰。既置冰于公榻前。眾忽見冰中湧出
七級浮圖。欄楯鈎綴。窓檻玲瓏。檐角頂輪。無不周備。
移時而冰勢漸銷。塔影漸瘦。其頂尖亦漸微細。頃之
報公氣絕。一時幻跡寂無所覩矣。瞿瞿使汝稷嚴太

守澂適在長安相與共奇其事

鑪中蓮

莊靖公女陳氏嫁于孫。今太學胤加之母也。家常熟
城西山塘涇上。先是有楚尼來里中。以西方之教倡
化朱門。夫又娘子。婦信甚眾。陳氏平居見莊靖公奉
佛。亦奉佛。既嫁之後。持誦益虔。在家常設觀音齋。萬
曆五年六月十九。齋會畢。焚紙錢于爐。灰且冷矣。移
置佛案之下。爐中忽挺出青蓮花一枝。形如菡萏。乍
吐尚含翠色。欲摘其下莖。微有刺。于時中外嫵党。無
不讚嘆。三日後。為一姪身婦人觸之。而萎。西川叙州
僉臬陳禹謨。其同產兄也。嘗為余言。

裙上觀世音

黃氏僕母者常熟崑里村媪也。平居持齋念佛，了無他異。有子為黃觀察時，兩家僕萬曆甲寅秋，媪年六十五矣。疾篤，逝。索一新裙，不得，便命取所常著舊藍裙，曝之于庭。其裙衣裏十二幅，須臾現出十二面觀音像，各幅變相不同，咸具竹林鸚鵡之致。經一晝夜化去，乃滅。徧村人皆見之。

雉見塔

雉見塔，在半塘寺。傳是晉朝生道人虎丘說法，野雉來聽。明日誕生為城東某氏兒，肋下有雉翼，尚存。兒後出家半塘寺中。化之日，寺僧造石幢葬之，因名雉。

見塔為宋學士濂前生血書法華經，至今尚在寺也。

破山寺幢

常熟縣破山寺，今名興福。有唐人刻尊勝咒幢二座，石。斯為古矣。寺即常建題詩處。

毘盧幢

蘇州閭門內專諸巷城上，有專諸墓，與婁離墓相近。萬曆年間，專諸墓壞，居民起出石幢一座，高僅三尺。許上蓮華雕礎，四辟各刻毘盧遮那佛一軀，三面並作思憶相，一面撒手，不知何代物也。今歸寒山。

法海寺画像

趙居士宦光，常偕黃山人習遠，同游洞庭東山法海。

寺見其殿堂之左棟間懸一巨篋訊之老衲云軸子在內自入教以來三十年矣未有開轉不知何法居士不聽使數人百計發之既下衆共展閱乃是陀耶入泥洹画像也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皆號咷躡躅悲慘莫可名狀其圖方廣各二丈餘一幅素為之篋上題平江府造四字而無歲月鑒為宋政和時物于是率同游作礼于殿庭草間歎未曾有

江上鐘

江陰縣廣福寺今名觀音屢廢于火復建于嘉靖年中寺既成無鐘僧將募錢鑄造一日黃田間口居民忽見江面上有二巨鐘浮來怒濤激激聲聞數里鐘上各棲一鸚鵡連呼曰觀音寺裡鐘鐘如此者數聲遠近駭聽民即取其一送至寺中其一振聲如故復從上流隱隱浮去不知所之故老常說此異于人

殿角珠

西川一破寺殿角常夜有光如鏡驟見者疑為明月影也寺僧怪之數梯而窺焉或訝寶氣將設計穴取一夕迅雷大震龍掇之而去矣或云蜘蛛常抱夜光理不可曉

豫章樹

諸暨縣一老人三十年前行于郊外憩盤石上傍有大豫章樹忽見風擊其顛一子墮下諦視之漸有萌

芽竟。老人倦怠，枕石而臥。總覓，則芽已長，怪之。拾小
石子識其地而去。明日走視，已長數寸。又明日，高幾
尺許。與賓客共往看之。隨視而長，頃刻及人。七日之
間，遂成大樹。老人記其墮子之年月日時，戲從一術
士布算之。術士曰：此支干是王者之命，惜作無情物
耳。二十年而此樹已大十圍。適某村坊佛寺火焚，寺
僧募緣重建，殿成而無佛。居民伐其材，粧觀佛一軀。
萬人朝禮，乃知草木無情而有命矣。語曰：豫章生七
日而成林，信非妄也。

重榮樹

常熟福山寺中有一大銀杏樹，相傳是千年物也。寺

既火，此樹支葉萎悴，後殿宇鼎新，復吐青蔥之色。居
民謂之重榮樹云。

跨海梁

常熟縣北行三十六里有福山鎮，在海濱。寺名大
慈，中有轉藏殿，極大，相傳轉藏一回，可代誦經百卷。
故四方善信，游其寺者，無不轉藏。嘉靖甲寅年，殿燬
于火。至隆慶中，有僧募化重建，改其殿額曰西方。木
瓦之費，已苟完矣。獨缺正梁一根，居民葛甲夜具舟
楫，將往郡城買梁。施寺侵曉，忽見海口有一巨木浮
來，視之，乃是香楠，蓋良材也。使人起之于岫，巫召匠
工計度，不藥尺寸，其殿遂成。道俗長幼咸來觀，嗚呼

之為跨海梁矣。乃知佛力廣大，加崇信焉。

雷拔飛來寺

廣東博羅縣城外有飛來寺，創立甚雄，不知其所由也。舒州貞俊禪師曾有密語，謂此寺飛來，終當飛去耳。忽一夕，天呼地吼，殿宇搖動，遂為暴雨拔去，蕩然無有遺者。僅存東南一角而已。僧俱露立，相顧莫測。果契禪師之讖矣。老衲方明上人慧素能詩，欲募化重興此寺而不成。或云：當有巨蟒大蜃之屬，長養于中，竟載此寺而之他國，未可知。傳其地，即初唐詩中清遠峽也。

千佛閣

虎丘千佛閣，傾圮不可為。游者無不仰嘆。殿學申公發大願力，捐貲鼎新，衆亦樂助。一日有匠人持斧鑿詣寺，自云能整齊之。請具香燭花果楮鏹，羅列數百餘燈。夜與同伴三四人閉戶，丁丁不輟。及曉，錙銖不失尺寸，巋然如故矣。仍索厚緡謝辭而去。識者謂匠本凡人，偶為神物所馮而然。如古者般倕之流，其神不死，往下降人間，成就釋道二門勝事，非有他也。一云是異僧來敲正之，非匠人也。其僧是越東人，尚在今蘇州玄妙觀三清殿，亦有遠方匠工來，一夕而煥然舊觀矣。

天王寺緣起

蘇州府治東有東西兩天王寺相傳唐大曆三年間
托塔李天王白晝顯形其地居民見而神之爭其募
造寺遂得興中有熾盛光王佛毘羅觀音諸像其二
十八宿猶是唐朝夾紵舊物石韋馳尊天跡最古矣
至今尚存

獐朝白雀寺

吳興白雀寺唐年刹也今為西越名藍頃歲重新道
場香火之盛他叢林莫與比矣觀音殿前往常有虎
來朝亦不為暴寺僧多怖而逐之去後遂每日有一
獐來作禮云是虎所使也寺中有李公垂石長可二
尺餘頗具孤峯一片之勢反之可用為枕其上刻字

三行長慶甲辰二月辛巳餘英孟郊來訪竟陵陸霄
翁曾觀凡二十有一字埋沒草萊今歸快雪相傳此
寺是唐宰相李紳公垂所建初未有寺時一高行上
座結草為菴李紳秀才與上座為方外之交便借庵
中肄業時近新秋緒風送涼林容如洗李欠身思寢
施枕榻間謂上座曰師打坐片時某欲睡去也上座
乃結跏趺于窻上觀之見李方就榻而寢鼾聲如雷
頃之頂門內忽走出一小綠蛇長可二寸蜿蜒下榻
環繞于溺器之側已漸緣入溺器中半晌而出則
延首向階下行至大溝內悉是泥淖有丹黃二
葉委積其間蛇于葉底盤旋不巳久之乃上大銀杏

樹直踣樹頭徘徊不覺上座恐其忘返徐舉錫杖擊
樹枝蛇便委迤而下急尋歸路依然入室登榻走入
其頂門中須臾之間李生寤矣師唱云郎君何久不
起作何夢乎李對而起曰樂不可言初睡中渴甚夢
至一處有城門頗極壯麗某入其中四顧皆清流碧
湍非人境也見其水色湛然欣然就浴因試飲之如
次醍醐甘露笑少頃即出復至一大堤之上邂逅美
麗女郎十數輩或着金泥帔子或衣絳袖繡襦綽約
輕盈飄然仙侶方調笑間奔頭見仙山樓閣若在烟
霄女郎輩趣某往游遂去既登峰頂清心肌骨疑在
閻風山前耳中聞雷震聲急下山不覺驚醒上座因

知綠蛇為李生夢中之身其所游歷皆惡境也于是
具說所見因緣以開導之李大悵悟遂于佛前弘誓
發願若我他日富貴必與佛法建幢此中李後擢進
士策武宗朝拜相捐貲數千寺遂鼎建名曰白雀上
座則開山祖師云此段公案廣記諸書所失載故拈
出之與管珍秀才所說同無錫志記誤

寶林寺畫龍

閻門內有寶林寺唐年刹也正殿梁柱雕繪盤龍門
外有水一池石梁跨之夏月居民曉起入寺追涼驚
見群龍下飲于池鱗甲張起如欲振躍奔走告人黯
然風雷之聲不知其所矣市人皆見檐廡間烟霧綢

緡其礎上，犹有泥滓萍藻，若經水淋洗者然。是日蘇州城中震雷暴雨。

天聖寺土龍

吳興天聖寺，先朝古刹。殿上東壁有管夫人畫竹，西壁有趙承旨畫水墨雲山，前有大池，其左右兩棟間各塑絲繪土龍一條于上。萬曆中，老僧曉起拈香佛案前，見二龍下飲于池。僧大怖，語其徒衆曰：土龍飲水，大是怪徵。茲地其當陷乎？龍飲畢，仍各歸棟間，而兩尾則已交互相啣，非如舊矣。寺僧聞于郡守，不信，即駕車來觀，驚嘆其事，命取紙筆題錯龍盤殿四大字，刻亦以榜于殿上。未久，此兩龍便挾風雷飛去。

不知所之，今所粧飾者，又後人所補，非舊物也。

蛇化僧

杭州鎮海庵，在草橋門外敵樓東，相傳此基，故是化智廟也。國初時，忽有一僧，自称姓葉，來此募緣造廟，垂成矣。僧忽謂衆匠曰：明日吾出募緣，午間有一負子來看，須分酒食飲之。若飯畢將去，急挽其袂，直云：此飯乃十方施主錢財，難以消受，請為我助一工。到明日，果有負子至，衆工悉如所教。此負子不得已，甃成一紙爐而去。臨行謂衆工曰：葉長老所募金銀甚多，且可斗量，不信，俟其入浴時，從窻隙窺視，當驗吾言不誣耳。此僧歸，見紙爐甃成精美，嘆曰：

公輸子下降人間肉眼迷離都不識却也及暮僧入缸澡浴衆工依言覘之乃一大白蛇鱗甲燦然光燭一室須臾仆地死矣豈蛇之有願力者乎廟後為屠中丞拆毀改作社寮建于錢唐江口今川僧滿勝遂于基上庵為號曰鎮海與西陵諸山隔江相對祝釐補陀者必經其門

僧為韃子

北直隸真定府老僧死去託生于虜中能知前生事自幼至長不忘嘗因互市求歸鄉里上官不許入關乃復還北官與之移文真定索其故居僧舍中經函念珠置處其徒某法名一一驗訊無差仍令通事傳

通給還故物此韃子遂倡化于彼方諸韃子受其教者咸加崇信念佛持齋如中華法侶之感矣

妙海二姑

已下五條皆現世音事

施氏尤生錫綬之妻長洲人也孝順舅姑萬曆丁未年間忽患瞶症積治不損日就尪羸至十月初九日天色向晚強起用帕抹首立于門側忽有道姑東來過其門數目施氏從之乞茶施氏延請入門送茶飲訖問道姑從何方來曰我居南海有事偶到此耳因謂施氏曰娘子灾重想難久長施氏即說所苦道姑曰此關倉隔也法在不治我見汝夙有善根當為治之于衣帶上解出黑色丸子甚堅教施氏于臨臥時

噲化口中疾當自愈因問娘子幾歲矣曰三十二問
食齋乎曰十三歲時持齋廿二歲又開至廿四歲更
持七年後復破戒道姑嘆曰此是魔王上身故不能
堅久耳疾愈後仍須持之我書一符于汝額上即出
朱筆于袖向施氏眉心畫一小符隱隱肉內初無痕
迹曰從此魔王不至矣施氏作禮而謝道姑曰何勞
鄭重他日有便尋我于南海可也問南海廣大無邊
不知尊師家安在在曰汝過南海若問妙海老爺無
不共曉即送出門轉盼間已不見矣尤生歸施氏語
之故驚曰若言南海得非救苦觀世音乎其夜施氏
如言服藥明日遂進飲食繇篤之疾一朝頓除明年

戊申偕其姑劉氏同到補陀瞻禮纔入寺門便見妙
海宮三大金字榜于殿堂始悟菩薩之靈應焉其年
九月十九日施氏早膳畢坐于中堂又見一道姑手
持椶拂子排戶而入合掌問訊曰娘子乞我齋糧半
升施氏亦合掌答之道姑便問在家人女能受戒乎
施氏曰我固持齋人也道姑遂口念弥陀因宣四句
偈曰弥陀口裏念弥陀不識弥陀爭奈何這句弥陀
忝不透輪迴那得出娑婆施氏問姑何處人云湖廣
人住枯松壩裏修行自己功行雖已圓成止有一點
度人心未了耳問娘子年多少答云三十三矣道姑
嘆曰汝有五短相屈其指云日月三光短父母相遇

短手足短、夫妻短、六親緣短、旋于袖中出簿籍一冊、黃素裝面、中間字皆篆文、靛色、閱罷、謂施氏曰、汝陽筭止二十九歲、如何多却四年、又揭冊中一葉、點其首曰、是矣、因汝昔曾行三善事、故延至今日、一者汝于十五年前捐資鑄金像一軀、二者嘗施經板一塊、三者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初九見路傍飢寒人捨飯一甌、有此三善、獲延三載、又緣曾遇肉身菩薩、點化來、故不即夭死耳、施氏具述妙海因緣、告之心計、此姑雖衣飾容貌種、與前不同、而双瞳秀異、宛是昔所遇者、因合掌下拜、哀祈極度、道姑曰、能便相隨、枯松塢裏修行乎、曰、舅姑老、無人侍養、不能去也、曰、裝

一爐香來、走視厨下已無火、道姑曰、不須裝、我携得一瓣在此、可取一甌淨水來、水至、用椶拂子稍微洒之、淨其坐處、俄而出一竹籃、中有三足鼎、如蜀山窑色、可七八寸許、鼎中復有小炉、其製與鼎無異、撥之、中有奇香、氤氳弗鬱、却貯淨水于鼎中、挿花四種、养之一杏花、二芙蓉、三紫萸、四江梅、紅白相映、各可四寸許、花上棲燕雛一双、蛺蝶一對、啾啾、飛鳴、其間、施氏見之大駭、請其故、道姑曰、此鼎乃兜率宮中希世之寶、天人見贈、非世間物也、于是命施氏法名、曰、本賢、旋即授之三戒、一戒斷絕夫妻恩愛、二戒破除無明煩惱、三戒割棄資財業緣、仍令籲天立

誓有發願文數十言不錄輒奔手向施氏髮際微掠
一過抽得青絲一簇縮作小髻付之曰待汝夫君歸
將此髮十五莖遺之便可謝絕早辦修行施氏復合
掌下拜忽風起揚塵弄頭而道姑已滅不知所之香
爐花鳥都亡有笑施氏計其結福之歲月恰是十五
年也西方圣人顯奇現瑞固自不可思議哉非所謂
見優溲夷身而為說法者耶龍街父老共傳其事

水上僧

江陰顧山菴西房有一行童俗姓曹氏隨其師太虛
莊長老出家自幼持戒精嚴嘗誓捨身以報佛恩所
積粒粟銖錢每轉施于里中窮餓者萬曆庚戌行童

年三十矣二月中莊長老往南海補陀進香行童苦
欲相隨便令擔襪而去既泛海至梅岑山瞻禮觀世
音金容行童嘿然于菩薩座前發誓願捨其身俄而
舟出海口到大蓮花洋颶風暴作波濤洶湧行童遽
合掌向空而籲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
恩言訖便向波心跳入舉軀無不驚闕撈救不及知
無奈何頃之日漸晚風亦漸息長老還山傳語里巷
稱為異聞便送日與眾僧廣修佛事懺洗之經三月
餘矣七月中行童忽夜歸叩門眾僧疑駭以為鬼也
拒不肯開說觀音神力護持之故眾咸不信問莊長
老安在內應曰往玄墓山古心法師筵下聽講汝亦

可詣彼一聽好超度西方去也行童忽然而出竟投
玄墓時莊長老方作夜課畢留燈閉戶端坐轉經忽
聞行童腔外喚声心亦訝其為鬼以而問曰汝已捨
身當尋善地中證果去何得游魂入東土乎行童子
寤隔具述所經曰弟子實人也未嘗作鬼初跳洋時
忽于下流數步外見一胡僧深目巨額髻狀魁碩着
赭布袈裟自水上乘一船板而來口稱吾度汝載之
而浮輕疾如駛前望見一座山漸高某問何名曰
周山也倏忽之際已及淺沙引而登岬達于山下某
顧視胡僧衣履都多不濡濕心異之不敢問掣某同
叩岸傍人家有女人出應曰我亦佛子但夫出外不

敢留客指鄰近村舍中是漁家有男子在汝可往投
至則果有男子啟扉便求寄宿須臾歛失胡僧追覓
亡見其家推詢緣由共相怪嘆知是菩薩顯迹世間
矣即取蘆葦藝為地炊與某熏衣煮蔬具飯某得不
死明日送某于周山鎮海寺從首座披削教習諸經
呂况今已學成梵音頗明經理忽思父母亦念奉師
求救歸故鄉庵中不納故特尋訪到此請和尚急開門
莊長老即收留之掣還顧山庵父母見而悲喜由是
遠近緇俗翕然皈依一時道業傑出流輩高君承先
質而說焉

姑蘇章濬，嘗寫普賢行願品及白衣大士經像勒石，施于開元寺。功願未滿，萬曆辛亥年忽病瘳下，自夏徂秋，轉加難篤，又嘔血常及數升，分必死矣。囑妻孥，處置後事。西鄰管珍秀才，好道之士，頻來問疾，見其肌肉雖消，而兩目尚有神光，憫勞之曰：「君病當不死，但發心寫經崇像，必有神人來相拯拔也。」章于枕上首肯而已。是日八月初一，其明晨，章忽索進飲食，使人邀秀才而告之曰：「夜夢甚奇，初見有五鬼，頭抹破，碎身著藍縷，捉某至一荒郊，將衣巾履襪，盡數剝去，惟存裸身。此五鬼復將自己破碎藍縷，挂于某身，各各奔散而去。某心甚惶怖，逢人控訴，忽見市中有粒

畫佛像者，二人引而語曰：「無苦也。公之服飾悉在此。」三間屋子中，請自檢取。既至，則履襪巾帽之屬在東廂，衣服又置西廂，堆積甚多，不較其數。而中間一室，有高廣禪床，梵僧端坐其上。某便合掌作禮，請其名，不荅。傍有侍童，應曰：「此法華大師也。」令某速出。既出，見其南有一亭，有白衣婦人，珠翠滿頭，提魚籃而立。後有孩子相隨。某向前揖拜，告以褫衣之故。此婦人便取魚籃中楊枝，將某頭上破碎挑去，忽悸而醒。此身如濯清冷淵矣。始悟，揀吾苦者，即觀世音也。由是得生。旬日病起，衆相嘆異。堅行其志，願為章年近七十無子，自尔崇信像教，禮拜白衣大士。壬子_除夜復

夢白衣大士座前印香盤結成一子以筋簇之明日
是癸丑歲朝其妾免身雄得

靈芝寺降神

西湖靈芝寺吳越香火有觀世音木像一軀可高七
尺餘相傳是行脚募化所造二成而去不知何處人
也妙好莊嚴最為靈應吳方伯入寺中訪余嘗見而
讚嘆但殿基在正殿之後雙銀杏樹下為杭州蕭秀
才所擬秀才不信佛法架屋其上為書舍經十餘年
矣比丘無力與復叔以此像供養在正殿三世諸佛
之下余寓其寺瞻禮興嗟即時為比丘題募建殿緣
疏二既成比丘將出募先特示秀才秀才執科舉未

定為辭不數日府榜落名嘔血二斗垂死昇而歸矣
一日解后會稽管公子可成來余留之飲管具說所
夢云某昔年曾借寓蕭氏畫舍書其夜夢有梵僧降神
敕令速去不去明日將有大禍夢中取某書劍授翦
頭奴裝而出門既竟異之遂不果留某別去之夕有
豐城人來宿其內中宵暴止然某所挾止書一篋劍
三尺無餘長物悅與夢中所見相符矣白兩足尊慈
眈眈昭如乃若此之明驗乎昔捨宅為寺者何人儒
生不能反一架裝地以安狴座橫罹陰譴曾弗之悟
悲夫

高居士承先、常熟人、嘗為余言萬曆辛卯年、張太僕
鼎思延館于滁陽、四月八日、傳是如來降誕之辰、某
與親識同游至黃草窪、中有小茅庵、一坐閑僧、數
日、某謂有善根、勸之持齋念佛、時琅玕山中有唐吳
道子石刻觀音像、某領老僧言、便請一幅持歸、供養
于官衙書舍、其夜即夢身墮茫茫大海中、水從西流、
四望無際、頭出頭沒、相將溺矣、忽見西北角有黃石
砌墻、高可三尺、心計此當為岸、而一時不能即達、無
如之何、又見東北角柳樹下有一童子、如七八歲兒、
合掌而招、某見其水急甚、不得不從西北極力搏到
岸邊、忽有穿耳胡僧推上于岸、回視其僧、倏忽又變
矣。

錢唐溺

蘓州鼻橋張叟、素崇像教、喜施僧食、萬曆辛亥年春、
將詣南海補陀瞻禮觀世音、挈其孫八歲小兒以行、
既達杭城、擔囊渡江、不取道于西陵、求寄載下海舡、
意在速濟、時海船已鱗次江頭、待潮平而發矣、張叟
欲乘一船、其小兒忽見此滿舡人、悉被繩縛手足、急
從後牽衣止之、向阿翁叙此異事、叟大駭、遽依其言、

登岸及再換第二船其小兒復叙所見如初已又登岸更求第三船附之問此小兒目中已無所見曰只前兩船怪異餘並安然叟意未決有二人立于船首大呼之曰勿乘彼而來此二船甚穩無虞也遂巡又若有人自後推之遂挈小兒登船附焉祖孫兩人坐方定訪呼者推者並已不見日暮潮至雪浪如山而前兩船所載並尼嫗僧徒之屬舟人不善迎潮應時淪覆緇俗男女溺死無一存者張叟所附之船獨全與數十人俱濟越三日仁和縣令出江口照巡沒死人屍每一方僧腰纏中各有兩大錫錠小剃刀子一枚驗是釣漁之具信知闡提無賴為菩薩所不採也

香菩薩

張氏感悟折節空門杭城人目覩僧事而未委八歲小兒所見之奇矣

嶺南沈香至賤凡有官廨公座皆香所雕市人製沈香佛像最精工有妖髻數十輩命工刻沈香觀世音菩薩其外粧成丈六金身而空其中腹施以閨振並藏刀斧戈矛之屬往々駕像以出幻惑男女因而殺人劫貨掠取處子之有容色者行房中之術先截好髮剃作沙弥狀貌與着消瘦衣裳教之梵唄淫穢舟中每泊都市鬧場木魚聲響流俗士女爭往禮謁金錢粟帛抱負而至往々不下千人萬曆癸丑年間浙

東某貴人婦裝經海、輜重悉被剽掠、舉家百口一時
并命、獨携其少女而去。女迫于威、勢、勉強從焉。時舟
停京口、齋供雲集、鎮江守公某初下車、忽在夢見白
衣婦人詣前、白狀曰：妾腹中晝夜不寧、楚毒甚矣。官
人何方相拯、既寤、心怪其事、升堂而問。左右境中得
無有婦女枉濫者乎？邏人從傍進曰：近日河下有香
菩薩、後者如婦、足新府君之聽。他不足問也。守公立
命駕車出郭、搜其舟中、尽得奸宄、見諸沙弥十餘輩、
姿媚柔雅、驗之悉有乳、皆前後所劫良家女子也。呼
冤沸天、于是決殺妖髡、蕩滅其党。江左稱為神明督
撫中軍、向陳嘉謀說。

方塔

常熟城中東塔為一邑之鎮、有宋建炎初、僧文用募
造、功未及半、化去。至咸淳中、僧法潤撤其遺構、改建
方塔、四面九層、巋然壯觀、與他處浮圖迥異矣。或云
法潤即文用再來也。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
名塔潭、每當天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歷
歷可數、少為縱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凌亂波光中、
恍不可辨、此其理殆莫測。先年徐光祿振德季子故
居在塔寺前、其家北樓壁縫中現出塔影無數、見者
詫為怪異、豈未觀之潭上乎？余別一僧房在塔東南
隅、中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窗、中隙光射壁

宛然一小塔也。此更奇矣。相傳塔頂常有黃衣仙人
偃臥其上。白晝多見之。龔氏松憲快筆載其說頗詳。

繪園卷之六終

繪園第七目錄

影響

王御史毀寺報

汪尚書毀寺報

楊崑山毀寺報

舒御史毀寺報

張居士鞭佛報

王民部罵佛報

金翁朱焚經報

牛肉僧入道場報

焦典史沉僧報

曹侍郎伐木報

崇德縣冤報

劉廉察濫獄報

白金吾鬼報

李氏妾妒報

陳烈婦為厲報夫冤

南禪僧食鯽報

欽氏子殺狗報

瑞光僧淫報

吳氏子冤報

留明府遇鬼陣

定慧寺冤鬼相逢

吳省郎殺人報

南濠楊氏冤報

安慶人殺小兒報

書生婦妬報

諸葛氏負盟

小韓負心報

邵舉人冤報

王給事食犬報

蒸蜂之報

張阿招屠豬報

馮氏子屠牛報

天長縣化魚僧

雲州民墮犬腹

薄明經為魚

徐文長冤報

徐氏兄弟冤報

新發潘家交報

宋方伯濫刑報

繪園第七目錄終

繪園第七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影響

王御史毀寺報

城東齊門內大弘寺宋延祐中賜額即古慶壽寺也

與王御史憲臣第宅隣近御史耽情丘壑與李長沙

文待詔諸公文善而平生不信內典因拆毀此寺以

廣園圃命愚少挽仆佛菩薩天王諸像于地用刀刮

其面金左右強諫不從須臾之間梵軸縱橫僧徒奔

竄蘇碑剝落蓮社荒涼其後不數月御史身發風癩

瘡不可忍手持刀自刮其皮：盡至肉：盡至骨舉
斃綻裂腥血淋漓旬日而死所廣之園名拙政喬木
千章皆寺中故物也為吳下之甲焉死後其子不能
守竟鬻于衣冠家矣以此觀之則釋氏因果報應之
理豈虛也哉

汪尚書毀寺報

新安城南有披雲峰：下有太平十寺應夢羅漢唐
僧貫休所畫其像至今尚存嘉靖初有婺源汪尚書
鏹因占風水將造墓其上于是拆而毀焉剝像焚經
千年之香火一朝蕩然矣旬月之間尚書中惡疾皮
肉消盡而死妻子皆相繼亡家業殆盡墓遂無成往
年余為寺僧題疏募修殿堂新安賈人子莫有起而
應者今不知如何

楊崑山毀寺報

嘉靖中崑山縣令姓楊失其名字鄉土崇信理學不
遵像教拆毀報國寺為魏恭簡公祠堂像亦剝壞無
何罷官還中途舟覆家口尽没于江此公無病發狂
自去其皮未及門而卒

舒御史毀寺報

蘇州城東積古有萬壽寺先朝所建每歲長至履端
聖誕之辰守令衛尉而下先一日例用習儀必于斯
寺嘉靖年間一日有二三廣文借惠少子弟入寺中

僧徒迎候稍遲，啣之。適閩人舒汀為御史，按臨蘇城。此公專崇理學，不事梵玉。遂聽澤宮之議，立時拆毀。改為長洲縣新學。先期下令，責令養濟院安繩絲萬條，不曉何用。既具，夜半召集役夫軍士數千人，一齊到寺，卸瓦摧梁，焚經什像。僧徒三百衆，並逐于外。繞車號泣，惟三世佛牽拽之不動。乃是當時其地有合抱銀杏三章，匠工即就地削其枝葉，裝塑成佛。樹根猶在土中，盤亘千餘年矣。御史計無奈何，命左右各手刮金，盡乃止。後御史得亞父之疾，楚極號叫，骨肉爛盡而死。廣文思少家口，並相續淪亡。陳覺玄親覩其事。

張居士鞭佛報

可一居士張教，少讀儒書，不信佛法。有人進古銅弥勒像一軀，居士受焉。按之于地，鞭至八十乃止。後甲辰秋八月，居士夜為盜所殺，身被數十刀。楚毒殊號呼，徹于遠近。盜割其陰，乃絕。馮廉察語余曰：此誠經中所稱見報。今生難之，即今生受之，不可不記。以照鑒誠為近傳。葑門錢氏子怒其亡父奉佛，製小枷以加于金像之頸。雖有名賢勸化，終不聽信。未知後來報應何如也。

王民部罵佛報

王洪顥，西安三原縣人，平生不信天地陰陽仙佛神

鬼著書罵佛，妖妄不經，為洛陽令時，已毀佛寺數處。其後擢民部郎，權稅北新閤，嘗為大言以欺世云。他日來作都御史，必先填取西湖，悉種桑柘，然後拆毀靈隱，淨慈，昭慶諸大古刹，改為書院，送與士夫。開講，又不信冥中有閻天子，時黃田曹汝亨，其同年友也，為謔辭以應之，曰：此公不宜犯他，將來與兄算帳，何以應之？四座聞言，無不大闕不數日。洪顥中夜發狂號叫，腹脹如甌而死，徧體皆作青紫色。當時莫不以為有報應焉。萬曆辛亥冬事。

金箔朱焚經報

蘇州皋橋朱及，以鍊金為業，人呼為金箔朱。曾有一

西蜀僧來，持金字華嚴經一部，寄其家。別去累年，杳無影響。朱聽信左右，取火焚經，煎其金，鍊為金箔。年餘，家道日漸旁落，未幾得疾而殂。此目前近事也。

牛肉僧入道場報

楚中有僧號荆山和尚，善星命。昔年來寓牛塘壽圣寺東房，旦出市肆中飲酒數升，噉飯數升，牛肉數盞。至暮醉飽而歸，率以為常。時值中元，寺中造盂蘭盆齋，設瑜珈甘露法食。此和尚從外裸袒入道場，葷酒之氣觸忤諸佛菩薩，即為護法伽藍神所擊，立跪而死。次早，人共往看之，雙手猶擊，向天而跪如故，莫不驚嗟回心向善。

焦典史沉僧報

典史姓焦氏失其名常州江陰人也縣小吏出身後
任楚中某縣尋以能名遷他府知事行離縣三四程
偶逗舟江上解后一南僧自蜀江來求附載舟人不
許僧因吐情告典史曰貧僧橐中有募化金六百兩
將往補陀山設道場為觀世音建幢樹刹公幸附我
而南此功德載其半矣典史曰此好事無不可者遂
與偕行二復三四日典史忽萌毒念一夕顛風大作
竟推此僧于江中眩其篋果六百金在焉悉入私帑
隨隱其事自謂鬼神莫知晚起見此僧從水而出直
來案前索命撫其背曰君不特攘我金且害我命我

命已矣是金乃十方所施必終不為君有後汝與君
形影相依不能捨矣自是無書不見形無夕不感夢
夢即驚寤目既瞑又夢如初凌晨起坐其僧已先在
側且云吾獲訴于上帝大怒將命戮汝父子其聲
甚厲典史心中憂懼不知所出遂得大病寢與不安
所至驛遞維舟其下延請僧道追薦冤竟而存亡疏
中又不敢直書其故惟有叩頭流血默禱悔過而已
逡巡抵家病日益劇願將此金廣作佛事誓不留分
毫橐中諸凡襍謝無所不營而此僧為人而至常大
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白金往南海去也或
來自屋上或走出壁間爾後常見其據床而坐負屏

而立不恒厥處已而左右皆見驚而散走僉曰和尚
來也百計哀祈僧終不聽時典史歸且一年有半矣
裝中金亦乘盡精神沮喪惶怖轉不自支忽一日亡
僧持刺直來詣門相訪闖入中堂閤者拒云主人病
劇不能對客矣僧叱云吾非尋常客也必欲見汝主
人試告之典史方負床呻吟妻孥環聚而泣已覩僧
形見前復聞僧通姓名于外大駭云索命鬼安幻如
此吾必無路活矣不如速死遽投床下奪刀欲自殺
家人急抱止之如此者三取繩縛其手足倉卒之際
不覺僧至前矣僧謂典史曰某乃人也非鬼也君勿
疑速屏去妻子當告之故衆相率出避僧曰去年游

魂于風浪中分必死矣忽見觀世音自空中降持一
燈熒熒然引入蘆漪幸遇漁舟得相拯脫萬死一生
免于魚腹某六白金雖為君有且復募化已足其數
矣將之補陀償此夙願于觀世音前過江陰知君病
所由來故湏一見為君釋杯蛇之疑耳典史曰雖然
金已盡即四壁所有不滿數鎰何以償吾師負終當
俟之來生矣僧笑曰吾初無意數金君何出此言舉
家列拜欲製方袍帽履相遺固却不受僅享其飯一
餐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而去自尔之後鬼形遂絕
典史疑終不釋語言倒錯如失心人少日而殂矣典
史止有一子為江陰秀才學藝已成方應孝廉奉以

親喪不赴，無故白日走江干，跳怒浪中以死。絡繹往
採，尋失其屍。僧歸自南海，聞而嘆息久之。此萬曆中
酉年間事。噫！自古冤鬼為厲者亦多，此則未嘗死而
菩薩相通，幻出奇鬼形狀以黷之至死，一何狡獪也。

曹侍郎伐樹報

侍郎曹公時聘治河濟上，以太夫人內艱還，獲鹿里
中無水，居民出錢買大家井水。公遂鑿十四井于家
汲者絡繹不絕，而陽宅地形從此殘破，其宅傍有老
柏樹一株，故老相傳為千餘年物。公檢曆擇日將伐
取其材，是夜公夢樹神託形為綠衣老人，詣門告曰：
吾壽已千餘歲矣，明公無遽相害也。不聽。陰譴至矣。

公明日起而訝曰：樹果有神乎？此必無之理也。吾志
決矣。其夜老人復見夢如初，曰：必伐我，將滅而家先
殛而子。公大怒，睡中叱之去。明日早起，亟召匠工持
斧執鋸，立時伐取。樹中血流，地為之赤，未幾，長子孝
廉死。公與夫人相次而亡，一門之內，無噍類矣。

崇德縣冤報

吳中衣冠為西越某縣令，縣有大盜，城社數十年莫
能涖，衣冠籍沒其家財累萬，又斃之杖下。家無少長，
悉決殺之，慘毒之聲聞于街巷，隱其事以為人莫知
也。一日衣冠賀年入郡城，謁觀察使，乍登舟，便見此
盜與妻子數人，皆身被縲絏，囚服藍縷，行于道上，問

左右咸無見者久之微聞鎖械聲漸近案前自此奔
眼即至往返百里髣髴常在于其側衣冠心甚不樂
返縣之日復過百姓叫屈稱冤擁車而入各稟神馬
于磚亂擲縣堂之上都莫能制進衙後即見鬼卒押
此盜家口立于門傍晝夜見形不去或床前或屏後
奴婢皆驚而走衣冠遂病瘡于頸透其喉痛楚備極
七日而殂

留明府遇鬼陣

晉江留明府震臣先年令常熟極有吏才但法尚嚴
峻嘗枉徵財課百姓瘦獄中斃杖下者十而九矣又
拷掠之慘至手足指墮于是虞人敬之曰落指君子

民之父母後遷曹郎去未幾奉差南還將之閩道經
吳下舟中得疾因入城借寓求醫而余姻家徐光祿
適有空宅張典于翦金橋明府遂寓焉其時暑月居
人鄰近者夜乘涼方就枕咸聞街中若數百人語聲
相催而過急起視月尚未午自門隙覘之則皆獐屬
鬼物怒目戟鬚或着鎖械或披藍縷怪狀奇形莫可
名狀始知非人也頃之候徐氏門開遂擁而入其黑
如烟及曉報明府卒

劉廉察濫獄報

明浙西廉察使東齊劉庚青州壽光縣人登隆慶戊
辰第為人剛執不阿萬曆乙巳年間海寧太常少卿

陳與叔^郊在外興生，值衛巡官格闕，巡官死，長君太學
實不與政，有司坐罪家長，論抵下獄，輿議頗稱枉濫。
是時廉察為政，略不哀矜，太常一夕夢其先祖，手執
一紙文書來告曰：「冢孫之獄，劉侯所成，吾得理于上
帝矣，尋當不食而死也。」太常寤而異之，適外傳廉察
有病，迎醫出而語人曰：「膏肓之豎在焉，朕其脉是
崇脉不可為也。」廉察病中彷彿常見一老公，纏巾白
衣，長可七八寸，從屋而下行至案前，每當食時，輒跳
至胷上，坐而糲之，食以此不下咽，日尔羸瘦，後月餘
不起。杭城人多知此事，嘉定何秀才與許生說。

白金吾思報

萬曆中，留都金吾右衛白衛尉者，不載其名，歷世濟
思，衛尉生而穎異，巧習刀筆，後成武進士，為營將，而
刀筆益善，人以為天道無徵。一日忽患牙床腫痛，其
楚毒不可忍，痛數日，齒遂動搖不牢，漸將脫落，衛尉
命家人以次取下，每取一齒，出一大蛆虫，鱗甲猙獰，
可畏久之，齒蕩然矣，僅存齧齧，猶能自嚼其舌，爛
至尽而死。識者以為切齒之怨，眾口所誣，報當如是。
爾吳人錢允治聞其事于都下客也。

李氏妾妒報

長州縣治後平橋東老胥李祝恒，以刀筆為業，妻妾
二人，妾先妻不和，妻暴死，咸疑是妾所殺。萬曆癸丑

年春，妾忽患陰中痛，不堪其苦。久之，挺出二物，狀並如蛇，時昂首于外，細視之，喙目備具。或云是人面瘡，臣曰：是肉鯁也。喜食肉，因取肉試之，使啣肉而進。每日盡肉四兩，痛總定矣。鄰人輩咸勸，諷經洗懺，多方以穰之。其家素不信佛，今具如所教，乃建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既終，痛苦如故。悶絕者數四，因令女巫視之。巫于妾前方抱琵琶，鼓舞良久，忽聞簾下有切齒之聲，初遠漸近，巫驚而起。至者李氏大娘子也。奔家惶怖，俄而空中霧語謂家人曰：某為長室，罪不至死，何故橫見殘害？理于帝所，得託此瘡，以雪冥恨。雖有三昧法水，安能洗此積憤耶？其聲甚厲，宛如平

生。妾自此後，常彷彿見大妻在于其側，禳謝竟不能止。號呼歲餘，至明年甲寅夏四月而死。是月十八日，希言與秀才管珍同過，處士錢允治具說如是也。

陳烈婦為厲報夫寃

錢日省，嘉興海鹽縣人，住半羅村，家豐族盛，入貨為太學生。其地近接海寧縣，因與海寧陳氏姻連。陳太常與郊之長男諸生祖臯者，日省從女夫也。經義最高，知名庠序。烈婦，臯之妻，萬曆乙巳冬十二月間，嘉興衛滿指揮捕鹽硤石，販人拋所投石，碎其首，立死。太常父子皆不與聞。會烈婦母喪，遣奴曹在硤石治祭，有米指揮夙共太常怨，執搆于上官，遂與大

獄罪當坐長累竟論祖臯抵死獄且具矣烈婦悲慟計不知所出日省使其從子朗生夜傳語往說烈婦曰汝夫覆盆吾力能營救之但事勢危迫之秋非傾橐委仗無路雪冤汝豈有意乎烈婦深相傾信立捐鏹三百緡及匣中物金鳳釵珠步搖銀幔鈎紫磨條脫之屬雜繒采宝玉稱是尽付叔弟二人不問出入隨隱其事日省鄉居往來城市常舍于海鹽城隍廟中分擘財物發篋燦然喜動声色竟為道士隔牆窺見突扉闌入攘金二餅而出日省跡之不及道士往告于族人沈儒宗儒宗又亡行青衿也遽走入廟嚇攘其半明日白之于官二遂案贓拷訊不禁鞭撻疆

自誣伏而儒宗及滿家賓客並相引證鍛成大辟祖臯有口終莫自明烈婦聞之不勝憤恚以頭搶地晝夜哭不輟聲曰吾陷夫君歐刀架棺尚何面目見舅姑不能白之地上終當白之地下耳入戶及闔縊于屋梁而死縣令聞而大驚旌其門曰孝烈海寧黎猷莫不隕涕呼之為陳烈婦矣未久日省方在家料理行裝將赴京夤緣為郎準擬皆畢忽頓見烈婦囚首敝衣帶從鬼使六七輩來家紛鬧認是海鹽縣亡過手力姓名皆籍入城隍廟中者張目攘袂如有捕捉之狀問侍從並言見心甚惡之少日無病而死又未久烈婦形見于儒宗家作諸灵怪索金徵命煎逼萬

端一日忽坐其妻某氏妝臺前對鏡吁嗟似若稱屈
叩之荅曰妾錢氏也汝夫太忍攘吾金矣又織吾夫
之罪致妾枉死怨氣上達聞于帝庭今獲理矣要當
折汝家種自爾之後徵逐如常儒宗妻因此得病一
日烈婦形見仍帶從日前鬼使六七輩手持錢銀鐺
鏗然有聲遍室搜擒拉攤林帳凡諸內外長幼舉家
八口以次殂歿不及一年妻某氏亦死每一人死則
曰陳家娘子來也室中終夜相驚儒宗惶恐叩頭向
陰魂懺悔頻為設食烈婦曰何勞如此若我百金坐
夫大辟豈是壺餐所能禳免儒宗跪而請曰今當出
此攘金為娘子粧塑佛像追福生天不亦善乎哀求

千數烈婦良久方許之因辭去霍然不見隔數日儒
宗匍匐亡妻喪事哭弔紛紜頓忘前約晨坐輒聞戶
外詬罵敬見烈婦褰簾而至怒曰許君出攘金粧像
獲免追錄何故遲延以我不能殺君耶言已遂滅儒
宗爰色流汗應時併工粧成金像數軀供養于家朝
夕懺悔骨肉喪盡餘有一二子孫不勝淪落之感焉
太原王徵君釋登為作陳烈婦傳有云誰謂中冓不
能為厲鬼乎傳成兩家果有此報徵君向余稱述如
此後金生請記無忘焉自古枉死三尺組下者載記
甚多烈婦一何靈異若斯也

蘓州南禪寺禿師雲峰上人者酒肉沙門不習經典
廣求滋味無慚愧心平生嗜鯽魚每食鯽或生剝或
沸羹或斫其頭日辨烹殺萬曆戊午火焚滄浪亭後
僧廬禿師衣鉢亦在焚中因入內椽從囊篋煙迷不
能出人見其昂首墻上蜿蜒偃轉與釜中鯽魚無異
咸以為殺生之顯報焉

欽氏子殺狗報

蘇州欽氏子不載其名少漁于色嘗得媚藥方其法
取雌雄兩狗交時用利刃斷其陰出以治藥二成乍
試御女中夜得病作狗嗥數聲而死欽與畫家王中
立周旋王所傳說

瑞光僧淫報

蘇州盤門內瑞光寺僧如蘭不持律戒畜養園婦為
妻萬曆癸丑年為人攬送菩薩像一軀至五臺山寄
載運糧船上如蘭共守而去見舡人婦父而有色日
夕調戲穢言狼藉將及其私忽為運糧衛尉所覓怒
蘭淫邪立加叱逐併菩薩像昇置東昌河濱左右諷
之不能止如蘭計五臺路已漸近因雇生口前進隱
匿奸謀將報山中人共決致像之策總登驢背便見
陰神從空而下以戈矛刺其兩肋應聲流血痛苦不
勝悶絕于地良久所患處因爾成瘡日漸洞開爛出
兩內腎膿血與腹相通及家而死當時莫不以為有

果報矣錢允治說

吳氏子冤報

長州縣平橋沈幼文工于摹石稱高手其子長郎本立亦善箕裘萬曆丁未長郎忽思遠遊將挾薄技于齊東都御史黃公幼文以子不識道路託婚吳士廉合伴同行既徧江淮復遊邊塞兩年間計會剗刷之資不下三百金與廉單舡寄載南還行至瓜步廉利其資蓄忽萌異謀遂于楊子江頭推長郎墮水而死盡擅其橐將書札簿籍一燒滅幼文夢見長郎被髮裸形浴血而來冤泣不自勝訪于客伴竟無究其跡者廉自以逆謀氣阻不見丈人潛住妹家其妻往

會適見紙灰在地又庭中晒出白練衫月色羣子青鑲錦半臂流蘓香纓汗巾小刀子悉認是弟長郎故物心疑之密而不言泣告于父幼文力孱口訥情知是壻所為不能訴官申雪追加痛憤設祭招魂而已至癸丑夏四月廉挾貨出賈仍過揚子江口抵頭便見長郎影于水中相拖入水須臾失性發狂自投洪波而死

定慧寺冤鬼相逢

萬曆年間有姑蘓城東少年某乙嘗從其伯父入京死父死流落不能歸因得疾沉痾忽遇新安賈人某甲憐而拯之力為營辦臣藥少日遂痊乙便相隨不

去甲以其人敏給可使傾心相託簿籍管鑰出入其
手行販至于涿州乙忽起惡念將甲謀害拮之急流
中擁其貨千金還姑蘇驟為富人莫知所自也其年
薨門內定慧寺中元作蘭盆法事津濟出魂傳有西
裏高行法師至寺僧延請登座放食遠近緇白觀者
數千人有往來少年之門者侈為勝事挈同往觀乙
心雖疑忌初不欲行已自度世間必無真鬼竟與之
偕總入寺門已見新安賈人先在矣乙遂發狂大叫
作賈人語曰我何處不尋汝到汝却在此今番放不
去也急走僧厨攘刀自屠其腹抽出肝腸腸擊于
掌以示衆人無不怖走遂仆于地而絕其夜賈人之

子復夢其父來說報冤事明日直詣少年家檢其簿
籍管鑰宛然如故貨財封記尚存鄰里推驗無差子
遂掘有其業乃知天道好還如斯冤報速而慘矣

吳省郎殺人報

萬曆近年間毘陵吳氏大族某貴人為省郎時誤斃
一裁工于獄數歲請告還家裁工亦魂隨之返乃與
其家為崇白日見形往來貴人病如中惡狀日漸沉
縣一日信州張真人舟過毘陵境所親往白其狀懇
求禳制之策真人曰余正一明威之法久不傳即燃
香燒甲亦無驗矣請轉祈于郡城隍以伺其便及焚
符書法城隍立命出牒逮治俄而冥卒受牒廣索于

吳氏不得又徧地搜訪。凡十來日，乃遇裁工于小君山。廟中曰：處、尋不得見，却在此耶。叱起就擒。裁工怒曰：吾盜覆積年，今方得理，異寃于上帝。命君山之神為我昭雪。此人福盡災生，旦暮且攝至矣。見形于其家者，即所差鬼使。吾待罪于茲山，未嘗去也。何與城隍事，而以真人之命制我乎。寔卒不得已，持牒還白所司，報于真人。真人曰：名聞于帝，非吾力所能回也。其夜貴人竟卒。

南濠楊氏寃報

南濠楊氏，開生藥鋪，有名。其子先春，獲舉于鄉。楊遂用勢力，謀得其鄰馬氏宅。馬氏亡婦，形見如生。時恒在屋梁上住，張目糠袂而罵。楊死，甲寅冬，子病，又見馬回逼去。

安慶人殺小兒報

安慶府某縣中，有某甲早死，而資產甚饒。遺孤方在襁褓，母發，保惜非常。其叔亡，懶，輒思謀害。蜂目豺聲，頗驚視聽。一日，跪告其發曰：吾今悔悟，改事嫂矣。兄所遺子，猶吾子也。當竭其力，撫字之。願嫂無他疑。發謝曰：叔有此心，妾夫為不亡矣。自是深相待，各無異志。孤年且六歲矣。一日，叔于側近河頭造船，携其姪同往。小兒拾得零星木屑，還家戲蓋小房。如是者再四，同出同入，略無防範。一夕去而不返。急取火往覓。

斧劈其腦仆于途矣明日訟于府：下其事于理：不能決值上已祭丁理將赴文廟起呼家人具食燈燭之下忽有一小兒跪于案前稱冤流血被面理問曰是某氏兒耶應曰然曰是汝叔謀害乎應曰叔也理點首諾之其日祭畢即召叔對簿其服其辜旬餘後早起獨坐又見此小兒來謝視其面已無血矣闕人王某見為府理刑親與黃州收九鼎談

賣油人殺小兒報

蘇州盤門外某甲賣油為業此人常肩油擔往來城中大家見四五歲小兒頭戴金珠帽兜額下鑲銀項箱臂垂紫磨跳脫身衣文葆翠纓計可直數十金便

萌惡意常袖果核與食出入戲誘如是經時家人亦不防範之一夕賣油人忽見兒獨在門抱之而去潛于僻處褫剥衣飾殆盡竟絕其吭藏屍智井中父母失兒尋覓無路晝夜悲啼賣油人行劫得計幾年之間家亦驟富妻生一子宛與大家所生無別亦至四五歲時夏月天暑賣油人移枕簟當風而臥兒拔其髻中銀簪戲刺當胸賣油人方眠熟大斲不知也睡中誤謂青蠅所集奉手一拍簪貫心矣即便絕不治兒遂長成擅其貨業許生國光嘗見其翁說之

書生婦妬報

近日吳城有大家女嫁于某書生為婦妒甚嘗怒騰

此事旁無人免死
者不得言小兒不
能言人曰以知

婢與書生私通，取木秤一根，穴入其陰，婢竟以死。莫有發其事者。居數月，少女陰中生一肉蛇，楚割異常。時：昂首向外，用手捫之，復縮而入。匠藥罔效，遂死。

小韓負心報

小韓者，杭州人。少年美丰姿，暑月裸程，膚膩如雪。父亡後，與母孀居。其母善製紙鏹，日翦數百，供里社祭享之用，餬口而已。未久，母亦死。韓遂流落無家，一日偶立于陝商鹽店之下，見有算簿在案，店中人不嫻笑術，前後昏錯。教主人翁屢叱之，韓遂代為布笑一局，從容下籌，甚有條貫。主人翁驚視再三，見其衣服藍縷，曰：以子骨相不負，奈何困悴如此，豈謀之拙乎？

子來店中為我司其出入，即終身可成就矣。韓大喜，過望，訊知此翁即閩中醴賈之老也。家于杭城，積貲四十萬，侍妾數人，有妻與子居閩中，歲通信耗以為常。賈老既得小韓，視如己子，甚于骨肉。韓亦父礼事之，每食則數妾皆來侍坐，韓亦與焉。往來出入，畧無嫌疑。輩中有幸姬，年稍長者，小字荆娘，容色艷麗，風態動人，兼善于治家。一見小韓，遂屬意焉。而事賈之心怠矣。韓雖年逾弱冠，猶未近女色，始諧繾綣，曲尽于飛時。隱入室中，兩情相得，眷恋少雙歲餘。家人不之知也。已而荆娘有娠，免身生男，模樣與小韓無二矣。衆始覺之，賈老又極愛此兒，常抱出店中戲。韓

曰人皆謂此兒類汝意汝所生果否韓面發赤賈亦發笑而已首尾三年所得荆娘囊蓄數千金喻山河指日月誓心不娶願畢一生之歡後韓忽萌二志竟置別室于外娶得某家女婚焉荆娘聞而大恨涕泣不食沉繇枕席冤忿彌深韓自以負盟慙恥避不入內常託事故一夕設計召至荆娘怒甚嚙其頸肉者三長慟哭嘔血數升而死中外聞者無不唾韓之薄倖矣荆娘死後輒見夢為祟同時男女婢使十餘人又無故相繼經死于室韓反嗾其怨家訟賈老于官多方布置計斃之獄中官察其枉雪之賈老出獄後房帷若掃悒悒不樂又數見怪異往來韓教他客訊

之西歸至是四十萬金貨業一旦為韓氏有矣明年賈老命其長子來杭營筭什一韓復百計誘惑與為花柳之遊後陰使人誣以不法事有司追提急迫中夜遁去而韓自謂用計之得鬼神所莫知也廣張典庫縱蓄少艾遂謂杭城富人一日于官巷口過忽見香車中一美人妝飾甚富褰簾而語曰負情儂尚在乎左右望之酷類荆娘既近乃真是也出簾捧韓領髮同還所居及門韓既身疾走入內荆娘隨踵而至登堂詬罵氣壯如生復招集前所經死之鬼十餘輩晝夜作耗常自持韓臂指嚙咬拍振楚毒萬狀韓開眼便見計無所出但以手掩其面向天私祝願盲雙

目刺娘遂唾其目。三故自盲。嗣後韓神理惑亂狀若病狂。左右咸見冤魂之氣纏結其身。竟暴卒。之日適賈子復來泣控于官。將質業盡數斷還。而并典庫少艾亦歸賈子矣。張文煥松陵舟中說此。

諸葛氏負盟報

浙人諸葛一鳴秀才時讀書杭州靈隱寺中。一日步至冷泉亭下。見石上坐一老翁。狀貌清奇。與之語甚玄遠。訊其故云。吾待小孩子至。即行矣。然渴甚。子為我覓漿一甌飲之。諸葛即從擔上買鮮藕一枝。奉上曰。以藕代茶可乎。老翁從容嚼藕。畢日向瞑矣。謂葛曰。所期不至。奈何。當從子借宿一宵矣。諸葛貪其高

論欣然。挽歸僧舍。置酒張燈。談笑忘倦。設榻于隔壁室中止之。心訝其為異人也。燈下穴壁以窺。見案上所閱者。新浙江舉子榜也。諸葛方知老翁是天神。亟款門求進。跪于燈下。叩頭不已。曰。肉眼不識大聖。死罪死罪。但不知今科榜中有某姓名否。老翁曰。子當于後科榜中獲雋。無憂也。諸葛固懇曰。某苦心已久。既有科名之分。何靳不先與之。復使某待三年。且老矣。惟願神人為某高下其手。老翁曰。固也。但陰注陽受。天曹已定。吾豈能獨私于子耶。再三叩頭求之。不已。老翁曰。籍中止有張某父方病。倘其不及與試。請以子當之矣。但吾為子力求。子須費三十萬錢酬之。

陰府公門亦有使費初不異世間也諸葛曰負甚何從得三十萬錢耶翁曰無難子于放榜之日多取紙鏹計三十萬錢者焚之所費不多願無相忘諸葛許諾甚堅夜半果有四歲小兒來老翁竟去其秋諸葛果中鄉薦矣放榜之日人事匆二雖常記老翁之言以為冥理茫昧不足為憑遂爽其約旬日之後老翁復來形容憔悴衣裳藍縷無復曩昔氣度數而責之曰吾為子受困不可言子非人也諸葛謝過不已曰小間便了夙願何如老翁曰今無用矣然吾乃某山之神為子受謫遂至所歸明春當為子力謀一進士策子能為我立廟使復有香火但無若前度之食言

可也諸葛許諾益堅指天設誓因約于某日某時會于北京某地至則果然其春會試老翁晝夜作伴首场三日之前即于闈中竊出經書題目與之及入試一毫不誤第二場復如之至第三場待之良久不至臨試之夕將唱名矣見老翁踉蹌而至曰吾為子覓策題幾不得出恐子部署無及頃便竊得程策五篇以貽子懷之而入可也諸葛曰禁甚嚴吾安敢自罹法網老翁曰某在能蔽人目無慮也諸葛遂如其言遇搜檢出老翁在傍與軍士高聲相鬩蜂擁之至廳事前失此翁笑諸葛遂被笞三十枷示首院門一月幾死枷將畢矣老翁復來罵曰子欠三十萬錢今受

此杖尚思徵俸進士第耶世上未有如子負恩失信人也言訖不見後乃知此翁是夭狐非神人也京山李博士維柱偕詣公車親質其事

邵舉人冤報

姚江邵喻義浙東知名士也其父德久為北京東城兵馬民間一婦人素有貞操而仇族蒙以不潔兵馬受賊枉法杖而遣之婦恥見辱恨冤不明歸而雉經以死之後適喻義偕計入京會試每夜夢見空中一仙女冉冉從雲端而下向喻義作禮而言曰君是今科會元必中矣但殊卷要進呈御前者第三場策要緊須用心做無造次也如是無復不夢率以為常

是科丁未喻義進頭場文甚得意至中場出後又復夢見如初喻義心愈疑猜至末場恒恐失誤只得懷挾抄寫策要一小本縫衣袂中搜檢不出竟置卓上對抄監軍過而好言謂曰豈宜公然如此喻義叱罵而去又一監軍過復如是相謂喻義復叱罵如前其人忿而奪去白于監臨時孔御史為監臨官聞而大怒亟遣擒捕既至則其舊板門生也御史遂詭言以問喻義曰監軍于汝平日豈有怨仇乎喻義進曰兩場文字定中會元某恐三場不稱寔是帶進初無怨仇御史本欲伸救喻義無奈狂悖如此有徐御史亦同監臨因曰彼已自首我輩豈可容情即叱伍伯行

杖之畢，枷示于首院前。充吏南還後，其事卒聞于上。邵卷果達，御前適符前夢。中女子，即寃婦所化，或謂婦以寃死，得為仙女，未可知也。

王給事食犬報

崑山王給事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頭。一夕在邸舍，時坐燈下讀書，忽聞小犬嗥，敲環其榻而吠之。覓看無所見，既坐又聞，起覓杳然，呼左右共相尋，聽其聲，乃出燈檠之中，歷歷可辨。一家惶駭，給事後雖斷食，竟成疾而卒矣。輦下冠裳多知其事。

蒸蜂之報

有某甲養蜂一房，盜者乘夜囊之而去，未及賣，忽之。甲伺于門外，盜者計無所出，置甑上蒸而熟之，瘞入土中。其明年以是月之日，舉家忽患癩風，相枕籍死，莫有為收葬者。余見釋典中有沃蜂之報，由此觀之，定不妄矣。

張阿招屠猪報

江陰縣顧山有屠兒張阿招，一生宰猪為業。年六十歲而死。二之日，皮肉發瘡，不可忍，呼其妻炊沸湯沃其四體，以為快。又用大木槌擊其手足，晝夜不停。久之，擗取屠刀自剖其腹以死。

顧樂屠猪報

顧山又有顧樂者，亦宰猪為業。高君承先親見其死。

時在定菴伽藍前地上作猪叫數聲宛轉而絕

馮氏子屠牛報

江陰長溪馮氏子臘月廿五日宰牛是日天大寒見其先割牛舌作羹以下沸酒十餘碗不覺醉極將刀割牛誤舉刀口向上自屠見者共嘆報之不爽矣

天長縣化魚僧

天長縣居民劉萬打雁捕魚為業一日有比丘詣門乞食適釜中赤米飯熟其婦因取施之謂萬曰君今日捕魚必當得極大者然不得妄殺是龍而魚服者也已而果得大魚萬不聽剖其腹赤飯猶在焉萬奔家相繼病絕

修行人墮犬腹

處州民張某號幻雲道者一家母子兄弟六人俱持長齋修行奉佛一夕張在房中坐有人呼之甚急張應曰求其母兄弟弗聞也已又呼之如此者三張乃泣謝其母兄弟曰呼我者二人約同到黃仰橋家似將往託生耳兄弟幸善事母明日須過黃家相看如為人則已倘墮落非類中汝輩無為持齋念佛矣其夜與疾而逝侵晨詢黃家果夜半犬生三子兄弟慟號遂不信佛黃即陝州兄弟也其說不浮余謂作犬是業報亦因宿因如來白犬骨尚與須弥齊高何況五濁有情張以一念之疑而入異類心為畜生吁可

畏我抑其平居修持之志必有未堅不然理之不可者也

薄明經為魚

余邑中薄生名澹如，年少有文藻，能為近體詩，以萬曆丙午舉明經。然性喜蕩，汨于酒色。壬子七月間，從嚴舍人津閣于中，偶閱說海，見唐人韋主簿化魚事，津、慕樂，意入清冷之淵矣。其明晨赴友人徐先輩待任文社，二三同袍在焉，角藝既畢，主人設酒，餽餉客。薄生于席上，恣談古今，無不稱說，俄而口角忽覺流涎沾清衣袂，坐客相目驚訝，生故不自知也。諷其歸，又固不肯行，強掖之登榻，則病已口噤，不能言，亟

召醫至，察其脈，已不可為。請按穴以灸，炷艾凡五壯，亦不知痾瘵，僮僕憐憫，遽止之。募役夫數十人，連帷榻舁而歸，入門登堂，妻擊環擁號泣，疾發于未迨成而絕矣。殮後經七日，是首七之期，生雖家于虞山，世為婁江人，于是延婁江沙門所善者六七輩，至家設大齋，供頂禮，梁皇慈悲懺法，沙門以楊枝洒書，食口哺，作胡語，忽見飯中躍出一金色小鯉魚，擊跳佛前，向空闕，觸象沙門，圍繞于座，羅而得之，于是一時合掌齊聲念佛誦咒，放之城西大澤中，悠然而逝。明經精爽所化，與韋主簿事千載全符矣。釋典所稱六道四生，一切惟心所造，此非其可證者歟。余又嘗見

唐人小說有甘露謠一書載魚服記甚詳洪爐變化
理實有之凡人所信唯耳與目此固非出耳目之外
者也

徐文長冤報

山陰徐渭字文長為縣諸生試屢雋世廟時胡少
保宗憲總督浙西聞其名招致募府典書記寵禮特
甚渭嘗出游杭州某寺為僧徒所不禮陰銜之夜宿
妓家竊其睡鞋一隻藏之于袖來晨入幕出以呈于
少保詭曰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復詳察登執其
寺僧二三輩斬之轅門渭為人猜而妒妻死後再娶
輒以嫌棄續又娶小婦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歸忽

戶內歡笑作聲隔窓斜視則見一少年僧年可二十
餘風儀俊美擁其婦于膝相抱而坐渭惶遽走入偏
室周旋忽然不見後旬日渭復自外歸小婦晝臥于
床忽見前少年僧與之共枕渭不勝憤怒敲如吼虎
挺前擒捉寂無所有急索挺刃不得便引鏡燈檠刺
婦頂門深之而絕遂坐法繫獄中卒以援者力獲免
既出獄數年事亦解渭間居發悟往日譖殺寺僧受
此冤報又傷其婦之死也賦述夢二章云伯勞打始
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憐羈
雌啜思侶兩意茫、墜晚烟門外烏啼淚如雨既而
濯宛如昨羅鞋四鉤間不着棠梨花下踏黃泥行蹤

不到樓鴛閣自是絕不復娶矣丁酉冬四明太常鄉
余寅說

徐氏兄弟冤報

常熟徐昌祚任子官至比部正郎尚書公栻之孫也
兄弟六人同父異母各不相能昌祚昔有沉姑之事
為第六弟鼎祚所訴時西臺御史行部江南以鋤疆
為名鼎祚欲重兄罪乃據第三兄弒父隱惡併證入
昌祚案中昌祚稱冤不服鼎祚與諸族人怨家交相
誣引構成大獄昌祚啣冤而死之後其全產弟復祚
設為鬼言備陳古今罪福報應之理論釋鼎祚鼎祚
不勝寒心雖復悔謝殷憂不已其家數見昌祚為祟

却後三年萬曆甲寅五月鼎祚游無錫惠山寺忽聞
昌祚隔壁笑語已又聞叱咤聲驚問侍從咸無聞者
往視寂然意大恐遽命舟馳歸病七日見昌祚守之
少時遂止

新發潘家交報

蘇城富民潘時用貲財十萬號新發潘家時用先有
一弟名璧生歲餘潛于襁中殺之其婦免身便生潘
大郎模樣酷類其所殺弟常有忿志未幾生二郎既
長兄弟不和共相訐鬪後大郎為子錢家所逼推仆
時用于地而死二郎妻父衛起部勳也權杭閩時與
秦御史諧善秦按吳中立召大郎鞭殺之咸云起部

所構俄而二郎寢瘵數見其兄械繫相守備諸妖祟
無何嘔血死起部衣緋而出亦頓見大郎在堂後問
左右皆無所覩驚走入內數日相次暴亡

來方伯濫刑報

蕭山來方伯三聘性剛嚴居江西藩轄時有一典被
仇誣盜不窮踪跡立杖殺之萬曆辛亥冬方伯論列
還家矣遇江西地師到擬同往鄉卜地欲行前一日
遣使過姻家預令設具以待其夜方伯張燈置酒與
地師飲罷闔扉寢矣忽聞門外人馬聲初遠寢近
自起出戶看之見一人手持文書跪于微月之下就
視乃昔所杖殺典也驚問曰若何以至此曰來召相
公耳方伯收其文書急取火視則两手空矣使呼妻
子處分家事畢于是遂卒鄉人徐說叙之

繪園第八目錄

報緣

王中丞前身為僧

楊尚書前身為僧

陳典史前身為僧

姚御史前身為侍者

段氏曹夢前生

王一鶚悟前生

劉指揮子記三生事

趙增廣悟前生

劉秀才輪迴

張明經輪迴

萬侍郎三世輪迴

沈僉臬後身為林家兒

劉季子後身為饒家兒

假山鄭前生公案

閻頭陀後身為祁家兒

周南甫再生

韓氏妾三世女身

豬死為兒

卞老再生

童燦兩世為僧

華進士前身為番僧

王文成前身入定

陳氏子兩世吹簫

諸先生先善逝

張都憲前身道人

蜀王子前身為僧

徐光祿兩世輪迴

繪園第八

報緣

王中丞前身為僧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臨海中丞王公士性好遊名山宦轍所至無不搜奇
討奧所著有五嶽游稿先是西川峨眉老僧性好
游自恨一生不得徧採名嶽年又駁：向暮矣乃誓
于來生了此夙願臨化謂其徒曰吾今往台州臨海
縣王氏託生為男十六年後汝可來一相訪也其徒
遂書屋壁以記之至期游江南下尋訪至台州城中

則公年總十六相見依然宛如舊識計老僧化去之年月日時即公之甲子也厚遺金帛而還乃知李嵩房瑄蘇軾諸公並是高僧轉世以佛法推之信不妄矣

楊尚書前身為僧

宮保尚書楊俊民山西蒲州人父即太傅襄毅公博世廟中名臣也先為兵部尚書時與世父武選府君深相結契嘗為府君言民兒墮地即合掌而笑見人則打問訊僕心恐其妖妄抽床頭短按劍而叱之民兒即從乳母懷中作報言曰老僧四川人峨眉山下家因發願修造寺殿估計二千金止募得銀六百兩

埋于寺傍石橋下不果成功以此託生高門願為相公子求相公遣人往彼發其藏金為我完成勝事有兩弟子俱在一可託一不可託惟相公裁之言畢襦襟如故自此不復言矣僕聞而大驚便納劍立捐千四百金遣幹辦往川中推驗委有寺在較老僧化去之日適符民兒所生之年月日時其後二人尚在發橋下藏金果六百兩無缺于是遂出金益建佛殿煥然鼎新此寺今為名藍余幼時嘗聞府君言如此忘其寺名矣襄毅公會因北虜之變以大司馬得專征伐挂平虜將軍印出塞外軍大振後銓宰缺官世皇手批特旨命楊博為吏部尚書故公門上榜帖子

有四句云金印腰懸曾司百萬^貌緇命丹書手勅謬
叨千百縉紳頭父子生而一品者自公家而外不多
見也

陳典史前身為僧

嘉靖癸亥姑蘇齊女門外陳言者由功曹入選順德
廣宗縣典史與外孫湯汝學并其僕三人赴任道經
村坊中一野寺見寺僧五六輩衣帽修整候于門外
陳問曰前路有歇處乎僧應曰驛遞遠矣盍留小寺
一宿明晨行路可乎先是寺僧夜夢其先師謂曰明
日我當整歸汝等可著袈裟立寺門外俟之至是僧
見陳君模樣儼似先師故身也心疑之延入坐定細

問其生年月日即老僧入寂時矣果符所夢陳亦如
舊相識汝學乃同行者說其事寺名西寺

姚御史前身為侍者

嘉善姚御史名綬字公綬其父封公頗好善宅西有
大雲寺僧房侍者年且老矣常受封公賑施一日封
公于田中觀刈穫忽見此侍者肩其襆從宅中後門
直入怪之使人往問則細君就館產子又使人詣寺
中消息云侍者病三日頃化去矣封公心知是其託
生及御史長而環點不若于訓公亦不甚保惜年十
六尚未識字讀書御史行第三其伯仲二兄咸舉秀
木公令御史踐更于縣尉怒其狂率杖之歸乃發

憤就傳、日夜程書不休、如是十年、登進士第、為監察御史、請告還家、悟前身是大雲寺侍者、因自號雲東逸史

段民曹夢前生

武進段金字新、子十九歲擢進士第、拜官民曹郎、權稅杭州北新關、一日坐理文書、忽覺倦甚、擲筆而假寐於案、踰時驚寤、亟召伍伯前詣、第三條巷內、沿街住有穿綠婦人、祭其亡夫、筵上祭品是青菜餛飩、訊之、果符其言、婦人云、夫亡已十九年矣、亡之日時、即段君年命、段君喉中猶帶青菜香也、遂捐俸羨、給以粟帛、時婦年猶未滿四十、當路中段與婦有姦、論劾

罷官

王一鶚悟前生

山東王郡伯一鶚、為真定府太守、前身即真定府人、入境依然、忽命吏入某巷、訪某家、徵某人姓名、果是蓋死之日、即公生辰也、一嫗出、鷄皮雀髮、詢之、乃是公妻、公厚給之

劉指揮子記三生事

三十年前蘇城有某秀才、為暴于鄉、人莫不切齒、然頗通宿命、一日中惡死、託生城外某家、為猪、形體面目、宛然猪也、自恨一生為人、無所不恣睢、今乃墮于畜類、受此惡形、視其身與餘猪共臥糞壤窟室

中腫脹臭穢甚可憎惡求死不得恒欲早就屠割於是日夜向園中作耗不肯食其家怒即縛四足在店前殺之殺死復託生為小綠蛇自顧其身僅長尺許已為蛇矣時蟠于深榛艸中竊聽人言乃是劉指揮家後園自恨方脫刀塗又罹毒業捨身受身終不獲生人道復求死不得以頭擊樹觸石腦血湧沱日夕在草中擾亂無已見人至便張吻噬之又私念蛇死可為人忽見一批菜婦人窺其形軀似有娠試追隨之竟蜿蜒于筐底菜下乃是劉氏後房姬也將媿矣從女伴携筐園中挑菜既而入室驚見盤蛇呼家人共來打殺不覺神魂纏住姬身其夜即產却見其身已復為人矣遂為指揮之子此子六七歲時猶知前生事謂身從蛇中來也沈問之父說此

趙增廣悟前生

嘉靖中有趙生者是趙某子為大同學增廣生暑月迎督學公出郊數里外入一酒樓過飲火酒大醉不脫巾服而臥于樹下其僕汲寒泉沃之便氣絕魂游溪邊犬來相嚙忽見洗菜婦人臨水垂褱就而隱身不覓魂神冉冉走入其牝中戶樓上人咸怪秀才在樹下臥不起撼之死矣僕走報家昇歸殯殮初不知其故也是晚婦還家即產一子趙生見身形縮小即悟托生在此忽一日婦家出外置兒筐中有犬入房

以舌舐其兒遂驚起作聲曰趕狗子趕狗子鄰人咸謂筐中兒語不祥亟覓其父母還將殺之矣父持鋤作擊兒狀趙生懼乃不敢言至五歲時始向父母具述其故曰我故本府增廣生某也家在城中某巷可速喚吾家人來及家人至嘆息淚下叙述家事一：無奩妻猶未改嫁也且戒收藏遺書勿失兩家因此遂相往來不絕後求還家覓遺書讀凡前生所讀之書猶能一：覆誦及能記憶同袍姓名常向人誦生前州考試卷吐辭詞：不訛一字書法亦與前生相同數歲外即補諸生仍為增廣諸君賦詩以紀其事焉

劉秀才輪迴

四川某縣秀才劉祥年三十與妻子窓前算帳忽暴死：後托生于百四十里外鄰縣某家為女到四歲時其母抱之懷中女忽作声而言曰吾是某縣劉祥秀才也方在窓前算帳何遽以死：何以生于君家其母大駭急遣人至其地訪之劉家停棺尚存帳簿與手遺書宛然在窓前案上其妻聞之乃出金帛聘其女歸終日手抱告于人曰此吾夫劉秀才之後身也張太僕鼎思親見其事為高君承先說之

張明經輪迴

山東：昌府高唐州人林士章嬰兒時能言自稱前

身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勳。嘉靖壬子科中順天鄉試一百二十五名。待試春闈。偶醉臥。逆旅小樓。忽中煤煙薰死。上帝憐其枉。勅為任丘縣城隍。後享穢婦之祭。復謫人間。轉受生于德府禮生林接武家。述前生事了。先是明經未受生時。託夢于其姐家李太學云。六年後。君謁選。當得上海丞。過高唐。願少駐行車。遣來童一訪我于林禮生家。因得面吾女喜姐。是時明經柩尚未葬。其家壁中隱。聞有車馬鼓吹聲。久之遂寂。及李太學謁選。果丞上海矣。隆慶六年壬申十一月朔日。赴任。道經高唐。即挈來童及子婦喜姐詣林家。士章一見。即呼來童。來童泣且拜。

出袖中鏡子及繡囊。認之云。是我買與喜姐者。又言在京師時。購珠一囊。為喜姐作嫁時裝檢篋中。無失乎。於是其女痛哭抱持。遂留鏡。以期後會焉。詳載處實堂集

萬侍郎三世輪迴

明江西南昌萬侍郎某。不離襁褓。具知往因。記第一世是董氏子。北直隸人。為縣胥史。頗工書篆。而行多險詖。往。虐取人財。至三十五歲。無病而死。留閻羅王殿下三年。仍管書記。王忽謂曰。汝在陽世造業最多。不可紀極。安能免于馬腹乎。即命冥卒取馬皮一具。覆其骸。推辭不及。勉受之。移時。便入馬腹中。遂

巡之間不覺墮地為駒矣稍長鬣甚充地驛傳日奔
馳數百里鞭箠交下殊常楚痛一日掣韁逸走迅越
灌莽園人跡之河濱樹下馬遂嚙數口拵園人入水
復蹂躪之水中至死乃已尋自追恨阿馬既受畜生
身復犯殺人大罪今畜不知墮落何狀也便跳蹶嘶
鳴不食而死。後復有人牽至閻羅王殿下自理擅
殺園人罪合萬死王閱簿謂曰斯有何罪由彼七生
前殺汝今世報之適相當矣有頃救冥吏曰董某償
債已畢此回合生世間為貴人身居樞貳之職吏遽
取烏紗帽戴于馬頭帽甚窄請易其大者王曰此二
品官職至不易得當復何所嫌也遂以頭戴帽而出

託生於身于江西南昌縣萬家復登進士果歷官至
工部侍郎信三世之有徵捨生受生之理昭然不爽
矣萬公自通籍以來清介自持一節不改所至捐俸
錢買牛皮命工縫作馬鞍中襯皮每一馬家分給兩
片既拜司空三月而乞骸骨天官尚書吳鵬嘉禾人
也與萬周旋甚厚嘗苦留之語云公望甚重一二年
可居吾位矣何得言去乎萬答曰某定命合居二品
官職豈宜過望哉吳素聞公有施馬襯鞍之事而不
詳其故因詰之萬良久遂叙宿緣歛眉而言曰某昔
第二世被配作馬為人乘騎其人恒以雙膝夾擊兩
肋痛不可支馬肋下肉俱被磨爛每行一步慘入心

骨而此神識還生萬家。即今此身是也。思作馬身受。若如是。故造斯功德。以施羣馬。非徒然爾。尚書嘆息。久之。因徧以話于賓客。所知金三枝。述焉。按北夢瑣言。載唐有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與萬公夙緣。髣髴矣。

沈僉臬後身為林家兒

明廣西僉臬沈公應魁。字仲文。常熟縣人。擢嘉靖庚戌進士。其子椿年。即希言之先好夫也。僉臬有文名。工書翰。與吳中皇甫諸昆季。及三黃輩。為詩社交。晚年結廬於虞山葛洪丹井之上。好燒水銀為黃金。平生貨業。費于炭值。為方士所誑惑。鬱鬱不遂其志。卒

此書既為人所撰。則唐西上不宜有

以貧死。年六十有餘。後數載。椿年始露頭角。為縣諸生。復好扶乩之術。嘗于靜夜作一符。召仙人至。忘其名。問僉臬死後因緣。仙人筆授云。卿父亦無大罪。不墮惡趣。中地府處分。已令于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林庭棉家為男矣。後當貴。扶乩人並非識字解書者。椿年密不外傳。希言弱冠時。親在其家見之也。未幾椿年亦夭。

劉季子後身為饒家兒

長洲縣諸生劉咸明。奉政玉成第四子也。二十一歲。雋于澤宮。其年萬曆癸卯。一夕忽夢入太山東嶽廟中。見一緋衣官人。執簡而立。旁有同遊。指而謂咸明。

曰此官姓孫名阿掌人間生死名錄者咸明因下拜
求問年壽官人曰鄉壽止二十七歲不能多也咸明
意甚惡之愁憂不樂祕不肯述于人間告所知亦囑
勿泄至己酉春咸明已二十七歲矣一夕又夢前緋
衣官人告之曰鄉今應死無可避處死當受生于江
西南昌饒家為第三男兩兄皆諸生鄉後却為孝廉
也咸明驚寤汗流自知不免乃輯其麟經課執梓行
于世旬餘遘疾少日而殂咸明與蔡秀才士順並為
吳都諫壻士順叙之按裴松年記魏蔣濟妻夢亡兒
言在地下為太山伍伯憔悴困辱今太廟西孫阿將
召為太山令願囑轉我令得樂處明日推問果得之

濟乃見阿具語其事阿亡月餘母復夢兒來告曰已
得轉為錄事矣概說如此豈阿至今猶為令未改乎

假山鄭前生公案

蘇州女醫鄭氏著名假山鄭後有從兄弟二人兄名
欽謨弟名欽試萬曆丁未秋欽試夜夢兩鬼使手把
文書來家追攝問其故曰四十年前劫殺一僧今
申理使我等來追攝耳及出文書視之則欽謨姓名
也試曰誤矣此非賤名乃某親房兄耳兩鬼使便乞
引至家彼既入即出而語曰在家誦金剛般若不可
得取也後三日復來試驚起私與細小共說初無信
者往驗誦經恰符鬼語經三日後復夢如前兩鬼使

仍乞引至。試從屏外竊窺，見其逕入護帳，捉而出矣。既覺，悸汗交流，投明往看，且見凡謨坐堂上，為人處方治劑如故，了無病氣，未敢說之。絡繹探聽，至于日暮，聞其家擁鬧，急走消息，謨適患急心痛而絕矣。時年正四十一歲，人謂即謀僧者之後身也。又二年，欽試相續而亡。蔡士順、高承先並說。

閻頭陀後身為祁氏子

閻頭陀希言，以萬曆辛卯冬化于金陵。化之前三日，偶行步過，忽腹中爆然有聲，頭陀大驚曰：「嬰兒走矣。」便詣金陵舊游諸公門，各三辭謝去，云欲上茅山去。其日却在茅山下祁家店。句容縣地，去白堍三十里，上茅山大路也。大

門樓邊托鉢，適門內嫂姑二人駢肩而出，頭陀合掌問訊。高毅唱云：「娘子肯借我一間淨房住乎？」嫂不答，其姑是室女，忻然應曰：「淨房既有，任師父住去也。」言訖，急走還內，頭陀相隨而入，瞥焉不見。嫂姑二人並怪之。其夕，姑忽稱腹痛，產一男兒，魁梧殊特。父母怒欲殺之，姑并斃其兒。見兒異相，不忍斃，嫂以從旁苦諫，會溧水彭公感夢，頭陀來囑，亟使人物色至祁家，得不死。今兒已長大，神姿端遠，見者以令器期之。書寫膏燭之費，悉出彭氏，給為真空道者說。按琅玕王公世貞傳畧云：道人末年，頗好作有為功德，欲于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李，春

時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入米三四十石，而乾元觀獨有門及丙舍耳。于是薄游金陵諸公間，遇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毛百戶家，飯畢乞浴，已遂暝，跌坐不僵，決旬猶煖氣休，然汗沾鬚，若璣三日入龕。七日移至乾元觀時，啟龕視之，百日猶若生也。據琅玕公文如此，合于真空道者所述上茅山之言，無不驗矣。方知托鉢于和家店者，是其飛神，而末年開道種花畢，力于句曲乾元之間，其有旨乎。頭陀事跡散在仙幻中，然此段公案琅玕未之及也。

周南甫再生

武林周箕南甫，少年寢瘵甚劇，既絕，妻子具衾將殮矣。及明乃甦，自言死去時即托生于杭州城內一大家投胎之際，茫然不知，但見形軀絕小，其家臥房在高樓下，牀壁皆黑漆彩畫，幃幃鮮燦，器案華整，銀臺上高燈絳燭，一室爛然。抱兒入澡盆中洗之，笑聲聞堂訝是五六輩中年婦人，絕無男子行動。浴畢，用紅衫綳縛甚緊，枕于牀側時，用藥汁來喂，苦不肯飲。忽尋思我是周某家事，百無一了，今若轉身此處，不如無生矣。遂悔恨慟哭，決意還家。見婦人輩齊來慰藉，搖手禁小兒勿哭，不聽啼益急。夜分後，聲漸微，至五更覺氣喘力乏，遂死。後蹶然而生，歛如夢醒。

乃屍橫地上經宿矣家人驚喜便復延醫調治越數日輒神王如初

韓氏妾三世女身

姑蘇明經韓治學士公之從孫有妾周氏臨頓里舊族也性敏慧及笄而嫁嘗為夫君言兒前生是某家女子韓頗異其言後寢瘵沉綿呻吟枕席臣藥不能奏功萬曆癸丑之五月忽告夫君曰冥司有人追攝某矣明日暴死至夜復蘇具說冥中事云生前攝至郡城隍廟籍稱太守府中與陽間無異因案牘事煩不及解攝者云爾平日無大罪過不必入見矣但我冥中差使亦非錢不行放你暫還速備醪釀楮鏹

于家候我享之而去也明經便依言具辦方畢周氏曰其人復至矣亟與之食遂與夫君主母子女婢僕作別云兒今兩世為女此去又當託生于別郡某家為女復作窮秀才妻至第四世方為男子今其家婦人分媿貶辱我即往投胎不可留也又自言兒今形軀漸縮小如嬰孩狀矣言訖遽瞑目而逝

豬死為兒

吳中一老儒與侍郎袁公愈春布衣之舊侍郎在南曹時老儒往謁行抵丹陽方舍檝登途乘跨蹇衛適遇屠者宰豬陡見屠刀上躍出赤髻小兒倏忽失處不覓大怖從驢背墮下僕夫掖起暫止路側召家整

頓鞍韞而去。適遇此店家新婦免身誕一小男。呱
在地尚未浴也。乃知此兒即所刻之猪。託生與驢背
所見無別。措大老不鮮。草忽經覩此新異。出于耳目
之外。便成悖病。心緒昏錯。臥侍郎衙內。兩旬。侍郎素
以清苦自持。雖念寒絲無所濡沫。但割俸餘遺之。老
儒勿。告還歲餘始愈。自後固窮沒齒。不復作軟紅
塵土想矣。

卞老再生

蘇州閶門外洞涇橋。有居民卞老。釀酒張肆為業。人
呼為卞二老。隆慶初年病死。其家拜梁皇懺以資冥
福。閻天子謂曰。懺法功德最大。汝縱有罪惡。已洗却
矣。賜壽一紀。仍放還。既活。便能強起。坐于門。其親陳
世仁自橫涇入郡。持紙鏹詣門吊之。驚而反。走卞老
呼告其故。始信。陳之子文綱言。

童燦兩世為僧

隆慶間。衢州王氏子。小名童燦。數歲。日誦圓覺經。琅
琅可聽。人問之。亦不自知也。年十五。隨父至西陵寺。
見壁間永明師像。憬然有悟。因憶有寫未了經。在故
笥中。索而閱之。則圓覺古本。死然手跡。始知前身即
永明師矣。遂索筆寫竟。若出一手。告其父曰。此兒故
居。願留以畢淨業。父不許。卒與俱還。數年。父物治喪。
葬畢。即棄家持鉢。飄然不知所之。續耳談亦記其事。

華進士前身為番僧

太原進士華仁，幼在荷襟之中，即能讀番經，恍惚記憶前身，是西天竺比丘也。

王文成前身入定

新建王文成公守仁，常遊一古寺，中見傍有空院，楹鏤甚固，公叩其故，寺僧皆曰不可開，公固命開之，寺僧曰：中有入定比丘，閉且五十年矣。公心動，竟發視，是龕中坐一老僧，顏貌如生，儼然與自己模樣。二心怪之，舉頭忽見壁上題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空門不壞身。公憬然而悟，其年政五十，乃曰：此吾前身，遂建塔。

葵馬

陸氏子兩世吹簫

青浦縣編戶陸坤家，生一子，自幼好吹簫。一夕燈背下，閑將就寢矣，恍惚見紫衣童子蹒跚而來，持一物至，落几有聲，叩之，忽爾不見，心甚怪異，以為鬼也。晨起，有紫玉簫一根在几上，諦視其側，鐫有鳳簫二字。尋思此物若經玩弄，不得其所，因取佩之。偶遇毘陵人沈暹之者，盤棹詣門，請而觀焉。既見陸氏子，輒大慟。陸氏子亦泣然，心悲，詰其故。暹之先有子，好吹簫，携紫玉簫與俱，卧起自署曰鳳簫。子年十九，寢瘵而亡，暹之痛傷，取簫納棺中殉葬，見陸氏子模樣，與亡

子與別故失聲長號。詰所生甲子，即與其子死時日同。出簫觀之，宛然舊物也。暹之遂以甥女配之，兩家往來不絕。

諸老先生善逝

吳中先達往哲，去來多奇。希言所聞，惟文待詔先生。徵明年至九十，矍鑠不衰。一日為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脩然若蛻，人咸謂先生尸解去不死矣。崑山張石渠先生，家官銀臺，好為詩書法，傲眉山。豫章而聲窠尤善，與希言先世有交，嘗見其所題卷冊中翰墨甚夥。先生年至八十外而逝。二之日，着衣冠于堂，命家人取匹紙一番，濡筆蘸墨，直寫蓮花。

二大字寫訖，展置地上，熟而看之，家人立兩傍，以肩承其腋，須臾泊然而化。揚州宗子相先生，生性與先世父同榜，督學閩中，疾革，衣冠坐廳事，賦詩三章，飄然欲仙，擲筆而逝，得年僅三十六。四明沈嘉則先生，明臣，年八十二，晨起課童子種菘中，葛蒲忽覓不豫，起坐胡床，少時便卒。山陰王公元敬，昔撫江南，有惠政，兄弟並甲科，與西先世父同榜。希言應童子試時，嘗蒙其獎借，真古人也。後官至南京兵部侍郎，乞歸不允，偶感微疾，召醫師入署診脈，診訖，公問曰：疾可為乎？曰：可為，第須用藥耳。公曰：七十外老人，尚須服藥以延年，貪生甚矣。命左右亟治後事，治畢，沐

浴更衣而終。妻伯徐光祿公履中七十三而卒。之日晨起索湯服九子藥畢梳櫛着衣冠謂家人曰今日力不能支矣戒勿哭神理漸索漠少時便逝。名臣張先生康忠嘗自言弱冠時病瘵困憊且甚衆醫拱手都不下藥一日有王翁竹西者負藥囊過門聞內哭聲問其故具言郎君病將死故哭王乃闌入臥內視先生遙望其色曰目有神無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八十今年幾何曰二十矣曰此子尚當享六十年大名可與我為弟子即以附子人參煮而飲之飲畢與被覆之令熟寐。竟乃索糜。後復進一劑而蘇王遂以方書悉授先生先生受其

術更加精焉用尋常之藥不過六七味罔不愈者人無遠近塞門而請至八十歲時偶患小疽于下脛瘍臣請進刀圭云一試即愈先生不許趣治未適值生辰諸子捧觴上壽觴畢乃終至是竹西之言驗矣。公安袁小選先生宏道才品學識道業佛理並超妙過人性高曠為詩文恥于常調時輩以為不自後人間來庚戌春乞差出都門遊百泉而歸抵家不數日入荊州城中哭故知增感其夕宿于僧寺無病而化咸謂袁公為尊宿再來也。司寇王長公先生世貞一世龍門名滿海內然晚年好道稱篤每晨起焚香燕坐持誦金剛般若彌陀諸經胡跪膜拜如此積歲

庚寅十一月既望病勢轉劇神明不衰命延名德沙
門于榻前高声說法領悟而逝時年六十六矣先是
其年六月內童子晨掃佛堂見文木胡床無故自行
若有憑焉衆莫不怪公竟無言者礼佛諷經而已至
屬纊之前三日悉驅姬侍召諸游賓入幕伴守衆咸
見有綠衣童子齋幡來迎跡之倏滅方知公善證焉
少師申公時行居首揆十四年獨以忠誠敬敏幸
信于主上丙魏之業爛焉一時又致其相事二十餘
年而壽至八十天子方遣行人三錫存問恩綸將
及其廬公不能待而逝矣傷哉先是癸丑十一月長
至節公晨起望闕而拜起伏之際左臂忽不能奔急

召醫使診視。臣言是血衰痰盛不治將有半身不遂
之憂已稍進藥至甲寅四月孝定皇太后哀詔至
公出哭臨不勝哀慕疾由此殆容貌日漸尪然至六
月望後遂不如葷長君圍鄉懋敬跪進湯藥竟不肯
御笑曰八十老人尚須服藥求生真欲俟河清耶至
七月初三日在臥內草成遺奏一通賦存問紀恩詩
一章命左右送長君收藏其夜即與內眷尊卑作別
初四日命設榻于西齋正寢禁絕內人無得闖入且
曰不數日吾將行矣長君問何往公曰吾憶前生是
須陀洹中來今亦願生西方耳長君聞言大慟絕而
復蘇公曰無慟趣命置酒榻前與親友話別歡然而

散至十四日。召子若孫語之曰：西方巾已製成，恐明日可行也。諄以忠孝為囑，誠存問到日止。領勅書拜辭表禮。蓋又寢疾五日而殂。是七月十九夜也。先一夕，家人夢見胡僧五人，乘異色馬五匹，又牽一匹尾其後，從空中下，突入廳事，眾共訶之。對曰：我迎相公持此馬至耳。或又聞空中音樂之聲。至二十日，鮑濠王秀才一統在家扶筇召仙，至乃盤門周舉人胤昌也。曰：今日甚忙，為迎申相公蒞任，問何官職。曰：已為天曹左掌記矣。時八月改朔，蔣秀才鉉在王武庫宅說座中聞者二十餘人，希言嘗觀釋典，頂溫者必生天宮。聞公小殮時，奔骸如冰，而捫其頂，移時

尚溫，當證兜率位中無疑果。如孔仙之語，則公猶作玉皇香案吏，未敢信以為然也。徐徵君應雷嘗為

諸生，棄去事母篤孝，志操高潔，隱居著述，不交聲利。面頤有痣，毫數莖甚白，因自稱白毫子。平生又多山水癖，遇佳處，孤吟獨往，悠然忘歸。萬曆壬子冬，疾殆。先一日，几上古端溪硯，中夜無故自鳴，度不起，夷然賦詩而逝。時目視其子正舉曰：吾生六十，幸無過可以瞑矣。遂瞑。曹明府先生胤儒自署石鼓山人，孝廉為縣，頗著令績，居鄉講學，崇佛典，生朝是九月二十八日，癸丑歲壽八十四矣。先是老病遷延，其郎君遇一術士，求推筭，先生甲子術士云：大期將至。

決不能過生朝也。人以為安及誕之前二日早起梳櫛着巾賦詩一章冥然而逝。詩中有絳霄霍馭之語。聞者知其脫然于去來而驚謂術士為神。笑術士又云。明年此時尚有一老大先生也。過生朝不得。蓋謂申少師公也。至是其言果驗。會稽陶太史先生望齡文章學術俱冠詞林。素善病。是年庚戌秋偶得小病已預知不起。即救治後事三日乃逝。豫章相國張公位道德節概為江右所宗。又素樂神仙多採方術。平居強健無疾。當庚戌之冬忽稱疾作。命駕車過其所幸吳姬垞子置酒話別。呼左右取絳繒一幘。索筆自題其旒曰。桃花峰主人洪陽張公之柩。題畢。

曰。我憊甚。趣駕臥車來。昇還故宅。其夜備然而逝。年七十有六。王徵君先生禪登病草之前數日。夢身在一大官舫中。地似嘉湖之間。先有朱衣大僚具威儀。往來于路。奄爾散去。忽見衣繡半臂者八人。揮花于首。爭來叩頭承應。問之云。吾屬是天部樂人也。外忽傳虎龍山張真人因祥入謁。真人故徵君舊交也。附徵君耳謂曰。此曹皆善作賊者。將詣君所竊金巨羅。故非佳人。請為驅之。于是依日月雲霞之帔。執玉簡作亥步。一如世間道士降壇之狀。有頃與八人共騰空而去。徵君遂寤。明日述其夢於子無留。希言在坐。亦與聞焉。逝前一日。命子無田作書問希言云。依

佈是曲總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何人詩能覆其
全乎希言適從浙野赴張司農讌歸強起投筆疏成
一段公案以答其問是晚入看先生疾已劇猶于枕
中舉手珍重神氣怡然其明日是癸丑立春晨起擲
髮竟賦迎春日病不赴文啓美之招七律一篇命小
史書之遂巡間敬枕而逝左右號呼已又微張其目
搖首戒勿呼遂長往年七十八先次公府君諱疾
革臣視其脉曰太重遂召希言治後事希言泣然不
敢應明日問木具乎又明日問衣冠具乎則又明日
召希言而問曰人言死鬼神見盡安吾一無所見第不
知人之死也神果滅歟抑有不滅者在耶希言對曰

齒髮有盡而体明無盡曰如是為吾延沙門禮梁皇
懺因隔屏風誦四十八願使我窺聞一二足矣府君
平生不信內典至是乃曰吾自天竺謁大士歸中元
日持齋起將滿一月而行矣有楞嚴金剛二經在篋
可留供養佛前府君能預為日期時八月十一日也輪
其指曰十四可行然是辛巳不吉其在中秋之夕乎
果以是日晨起自題其旒至夜索桂花微嗅命獻佛
戒勿哭又手卷膝而化年七十七是諸老先生皆
能超脫人累默契禪宗非其定力之深良由夙根之
利余所不聞者尚多未可便謂世無陶潛劉凝其人
也

張都憲前身道人

雲南安寧州都憲張素母分娩時其父見舊識趙道人入臥內弒之忽滅遂生都憲初趙道人為昆明縣中屠兒一日縛老牛于地將殺之就石磨刀偶以他事置焉所生之犢旁覘其側竊啣刀藏石罅中道人至索刀不得見者告之不信復取刀置石上而藏身壁間以伺犢又竊藏如初乃大驚悔恨屠業遂棄去牽牛俱上華山脩行于花亭菴中晝夜向佛前胡跪膜拜懺洗從前罪愆久之額墳起如贅矣每下山往溪橋取水約三四里許道人以水筒架于牛背令其徐拽至橋邊居民認為趙道人牛爭為汲水置筒中

牛復拽而上山如是者二十餘年始化去化之日即都憲所生之辰也都憲既生額上有肉如珠登嘉靖二年癸未進士第以右副都巡撫西川

蜀王子前身為僧

東齊歷城王祭酒敕少有道術嘗讀書臥牛山中與一僧為道侶每晨炊將熟相與携筐同登高岩採摘蔬菜葉草之屬使僧携之先下比叩門王却自內出與關鍵僧訝而叩之曰吾從間道還也王後登鼎甲自翰林出外督學省中一日集校諸生遙見白雲一片起山頂上急馳兩騎戒疾驅數里視雲落處斫之得白石子數升圓瑩如雪輦之而歸命庖人剉煮成

腐羨徧召諸生食之甘美殊常諸生請問何藥王曰
此雲母也後以國子祭酒家居前臥牛山僧寢疾王
徃視之問僧曰此行願富乎貴乎僧曰兼之王曰惜
也功行未滿且着蜀王府中為第二兒因舉筆判其
背上一行僧便脫化是日蜀府宮中果誕次子背隱
隱有字現出蜀王以手摩之應手而滅方驗兒之前
身是臥牛山僧也王後尸解而去歷城人有自都下
還者道逢騎從旌旗鼓樂甚盛趨避之王從輿中呼
而謂曰得非吾鄉某人也歷城人曰是王公耶王曰
某被上帝召不得辭家寄吾語于兒有書數卷藏某
處可取而讀也比至其家消息而王以是日化矣事二

並載閩南潘氏
閣然堂類纂中

徐光祿兩世輪迴

常熟縣光祿署丞徐振德自言其先君東塘翁初生
一子乳名周舍不數歲夭死翁哭之甚哀小殮時用
一私記印章鉗殊于兒左肩未幾光祿誕生其左肩
有肉隱印記宛然辛卯夏光祿在長安邸舍出肩痕
以示希言方知探環之說非妄矣



